

赛花铃

清·白云道人



中国古典文学百部（二）

# 赛花铃

（清）白云道人 著

## 目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回  | 护花神阳台窃雨.....    | 2  |
| 第二回  | 劫村落潢池弄兵.....    | 9  |
| 第三回  | 慧娇娥衡文称藻鉴.....   | 15 |
| 第四回  | 俏丫鬟带月闯书.....    | 22 |
| 第五回  | 慈觉寺春风别梦.....    | 29 |
| 第六回  | 晚香亭夜月重期.....    | 35 |
| 第七回  | 感新诗西窗续旧好.....   | 42 |
| 第八回  | 赠吴钩旅次识英雄.....   | 49 |
| 第九回  | 闯虎穴美媛故人双解难..... | 55 |
| 第十回  | 触权奸流西剿寇共罹殃..... | 61 |
| 第十一回 | 势利婆信谤寒盟.....    | 66 |
| 第十二回 | 贞洁女捐躯殉节.....    | 72 |
| 第十三回 | 凭侠友功成奏凯.....    | 78 |
| 第十四回 | 游山寺邂逅娇姿.....    | 84 |
| 第十五回 | 上冤表千里召孤臣.....   | 89 |
| 第十六回 | 赐环诏一朝联三媛.....   | 95 |

## 第一回 护花神阳台窃雨

诗曰：

弹铗朱门志未扬，为人须负热心肠。  
宝刀一掷非谋报，侠骨能令草木香。

其二：

匣底 锋未曾试，男儿肝胆向谁是。  
手提三尺黄河水，天下安有不平事。

这两首诗，名为宝剑行，是赠侠客之作。大凡天生名流，为国柱石，必定上有神灵暗佑，下有侠杰扶持。凭你群奸说陷，百折百磨，到底有个出头日子。这，所谓吉人天相，然在自己，也须具有慧眼。先辨得他果是仙真，果是侠客，然后不被人欺，而仙侠为我使用。有如宋朝文彦博，征讨贝州妖人王则。一日，升帐独坐。忽被妖人飞一大石磨，从空打来。刚到头上，却得一人飞空抱出，把那交椅打得粉碎。彦博唬了一跳，起来拜谢其人，竟不认得。求其姓氏，那人并不答话，但写“多目神”三字而去。彦博才省起，幼时读书静室，夜半曾有一鬼乞食，形容甚怪，自言是上界多目尊神，因犯九天玄女法旨。罚他下方受苦。彦博遂饱赐酒食，又为他向玄女庙中，主诚求愿，果然即得超升。所以今日特来相救，以报前恩。这所谓神灵保护的。

还有侠客一桩故事。明朝苏州有一钱生，名唤九畹。为人怀才抱行，磊落不羁。一日偶在虎丘梅花楼饮酒，见一壮士欠了酒钱，为酒保挫辱。钱生看他不是凡流，竟与他清偿所欠，并邀同饮，那人欣然就座。谈论中间，钱生细叩行藏。那人道：“俺隐姓埋名已久，江湖上相识，但呼俺为申屠丈。因在此期一道友梅山老人，偶来闲步，不料忘带酒钱，致遭酒保无状。这也是小人，不必计较了。只是有累足下应还，何以克当。两人自此结纳了一番，后三年，钱生携资宦归，途遇响马，正在危急之际，忽见一人从松梢而下，手持尺刃，杀散强寇，亲解生缚。仔细一看，其人非别，原来就是申屠丈。钱生向前拜谢，申屠丈笑道：“梅花楼一夕酒资，自当偿答，何用谢为。”遂跨步而去。这是旧话，不必细说。

近有一人，也亏了仙真暗佑，侠客扶持，后来得遂功名，脱离祸网。说来到也希罕，因做就一本话头，唤做《赛花铃》。看官们不嫌烦琐，待在下的一一备述。

那人是明朝直隶苏州府太仓州红家庄人氏，姓红，名芳，表唤子芬。父为礼部侍郎，去世已久。娶妻王氏，琴瑟调和，年俱三十以外。单生一子，唤名文畹。生得仪容秀雅，资性聪明，年方八岁，便能吟咏。芳与王氏，十分爱惜，不啻掌上之珠。每日亲教攻书，不容少辍。你道红芳是个宦家公子，为何不延请西席，却自己教诲？原来先礼部是个清正之官，家道不甚丰裕，又因文琬年纪幼小，所以不请先生，只得权自教他几载。正所谓：

二义并尊师即父，一经堪授子为徒。

却说红芳，家虽清俭，其所居宅第，层楼曲室，仍是阔阔

门楣。靠后建着园亭一座，内造书室三间，收拾精雅，即文琬在内读书。室之左首，靠着太湖石畔，有牡丹花二本。其一，枝叶扶疏，根株甚大，乃侍郎公所种。其一乃红芳亲手栽培，未滿十载。此外又有桃柳梅竹之属，独墙角边有绝大的槿树一株，葱茏高茂，将及百年之物。只是园虽幽雅，往往有妖物作祟。喜得红文琬年纪虽轻，胆力颇壮，所以同着书童紫筠，在内肄业。祖上相传，又有宝剑一口，名曰五道水。光芒焕发，真不亚于干将莫邪。

一日午余读倦，红芳将剑细细的玩弄多时。红生在旁从容问道：“敢问父亲爱玩此剑，不知有甚好处？”红芳答道：“凡做男儿的，上则安邦定国，下则斩怪除妖，非此利器莫能也。”红生道：“据着父亲这般说起来，在孩儿辈，只宜学剑足矣，何以咬文嚼字，又做那清苦生涯。”红芳莞然笑道：“吾儿点点年纪，谁料敏悟至此。只是但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当那用兵时节，非武无以戡乱。若在太平之世，所以致君泽民，岂能舍此三寸毛锥。吾愿儿为文臣，不愿儿为武将也。”自此，红生将那宝剑挂在床头，不时把玩。

光阴荏苒，那一年倏又长成一十五岁。一日早起，忽闻外边传进：“方相公来了。”红芳急忙放下书卷，向前迎接。原来这姓方的，名唤永之，是方正学之后，乃一饱学秀才，就在三十里之外，白秀村居住，与红芳是嫡表兄弟，故来探望。红芳迎进客座，问过起居，遂置酒饭款待，着文琬出来，亦相见礼毕，方公欣然笑道：“与贤侄别来未几，一发长成可喜。适才遥闻诵声朗朗，所读何书？”红芳道：“经与古文，俱已读完，近来胡乱读些小题。只怪他性耽音律，闲时每吟哦不辍。弟以诗乃不急之务，若专心致志，必致有妨正业。怎奈再三规训不从。”方公道：“做诗是文人分内事，何谓不急。侄既有



此妙才，做表叔的就要面求一首。”因指庭前菊秧为题，文琬不假思索，应声占道：

芍药花开春暮时，东篱消息尚迟迟。

寄言墨客休相笑，一日秋风香满枝。

方公听毕，拍案称赏道：“细聆佳咏，异日前程远大，不卜可知。虽云未臻大雅，然由此再一琢磨，足与李杜来平分一席。”红芳道：“不过随口乱言，仁兄何乃过为奖誉。近闻晚芳与仲馨二位贤侄，闭户苦读，想必进益颇多。”方公摇手叹息道：“只一部经书，尚未读完，那有进益的日子。”原来方永之有侄，名兰，表字晚芳；子名蕙，表唤仲馨。俱与红生年纪相仿。当下方公又问道：“不知今岁西席何人？”红芳道：“弟因窘乏，不及延师。即欲附学，又无善地，只得自己权为设帐。”方公道：“有了这般资颖，后日必成伟器。虽则自训真切，然闻古人易子而教，还不如延师为妙。我闻曹士彬为人忠厚，所学淹贯，现在敝友何家设帐，不若来岁吾与老弟，共请在家，上半载在弟处坐起，下半年在敝居终局。又闻沈行人之侄西苓，也要出来附学，约他同坐，岂不是好。”红芳道：“如此极妙。在弟虽窘，亦不吝此几两束。只是顽儿自幼娇养，恐怕难以出外。”方公道：“我与贤郎，虽云中表，实系叔侄至亲，何妨就业。兄弱息素云，久欲与弟结秦晋之雅，今不若就此订定。则以侄兼婿，骨肉一家，那时便可以放心得下了。”红芳大喜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何幸如之。但愧家贫，无以为聘耳。”方公厉声道：“吾辈以亲情道谊为重，一言即定，安用聘为。”红芳即时进去，与王氏商议，取出祖上遗下的紫玉钗二股，放在桌上道：“今日就是吉日，权将此钗为求允之

仪。”方公慨然收领。

当晚无话，至次日饭后，同去约了沈西苓。又到曹士彬处，定了来岁之约。光阴迅速，不觉又是新正天气。红家备了船只，一边去接先生，一边去接沈西苓及方兰、方蕙。到馆之夕，未免置酒相款，各自收拾书房安歇，不消细叙。

却说沈西苓，讳叫彼美，乃沈行人之侄。家居吴县，年方十八，学问充足，进学已二载了。只为曹士彬时髦望重，又兼方红二公相拉，所以出来附学，与众窗友俱不相投，独与红文琬十分莫逆。自此倏忽二载，文婉一来自己天性聪明，二来曹士彬教训之力，三来沈西苓切磋之功，所以学业大进。诗文韬略，无不博览精通。当下取一表号，唤做玉仙。只因两赴道试，不能入泮，居常愁眉蹙额，怏怏不悦。亏得曹士彬与沈西苓，曲为解慰。于时，中秋节近，士彬与众生俱各归去。玉仙闭门自课。

忽一夜，读至二更时候，不觉身子困倦，遂下庭除闲步。徘徊之际，忽然月色朦胧，阴风惨刮。遥闻半空里喧嚷之声不绝，侧耳静听，却是西北角上，哄声汹涌，恰像兵马格斗的一般。玉仙惊叹道：“不知又是什么妖物作怪了。”连把紫筠呼唤，已是熟睡不醒。便向床边取了宝剑，往太湖石畔，潜身细看。只听得哄声渐近，一阵狂风过处，见一老姬，手执双刀，向南疾走。那老姬怎生模样？但见：

骨格轻盈，梳妆淡雅。论年庚，虽居迟暮，觑丰态，未损铅华。疾行如电，执利刃而飞趋。杀气横眉，似衔枚而赴敌。若云仙子殊姑射，道是妖姬似永儿。

那老姬过后，随有一将，獠牙红脸，貌极狰狞。手执巨斧，急急的向南赶去。红生偷眼一看，吓得遍身寒抖。原来那将生得：



躯幹夭乔，威风凛凛。鬣须苍赤，状貌森森。执开山之巨钺，力堪破石。具丈六之修躯，顶欲摩天。似此狰狞恶相，疑为木客。若令浑身披挂，即是神荼。

只见红脸将向前驱赶，那老姬回身，抖搜精力，杀了数合。正在酣战之际，刺斜里又忽地闪出一个美貌女子来。那女子生得如何？有诗为证：

国色最盈盈，温柔似太真。  
含娇依淡月，弄影惜残春。  
杨柳风前断，荼蘼架畔亲。  
慈恩今已谢，惆怅洛阳尘。

那女子柳眉直竖，星眼含嗔，舞着双剑，与红脸将接住。一来一往，三个混战了一会。那老姬气力不加，刀法渐乱，被那红脸将一斧砍倒。女子急欲救时，又被红脸将轮斧劈来，遂绕着太湖石畔而走。其时，玉仙看得长久，心甚不忿。暗想：何物妖怪。辄敢如此跳梁。我闻宝剑可以驱邪何不将来一用。便大着胆，等那红脸将次赶近女子，提起宝剑，用力砍去。只闻空中铮然一响，连剑与女子都不见了。时已二更天气，要去寻剑，却又骤雨如注，只得进门安寝。

次日清晨，急往园中，遍处寻觅，绝无踪迹。惟见老牡丹根株断落，跌倒在地。那新种的小牡丹，全然不动。又寻至墙角边，只见宝剑砍在槿树之上，剑口血迹淋漓。玉仙不胜骇异。即时拔出剑来，把那槿树一顿砍倒。忽然一阵香风过处，夜来那个美貌女子，罗袖飘飘，玉环啾啾，向前深深万福道：“妾乃花神也，自居此园，历有年所。近来祸被槿精，渔色欺凌。因妾贞介自守，以致昨夜老母与彼相角被戕。若非君子解救，

妾亦为之命毙矣。重蒙厚德，特此致谢。”玉仙又惊又喜，向前揖道：“仙卿洪福，自应免祸。槿精作祟，理合去除。若在小生，何力之有。但今日之会，信非偶然。不识仙卿，亦肯效巫山之雨，令小生得以片时亲近否？”花神低首含羞，徐徐应道：“感君大谊，岂敢固却。如欲荐枕，愿俟夜来。”玉仙笑而许之。

及至夜深时候，果见花神冉冉而降。于是披芙蓉之帐，解雾之衣。玉股既舒，灵犀渐合。既而翻残桃浪，倾泻琼珠。而红生已为之欣然怡快矣。有顷，花神整妆而起，向着玉仙，从容说道：“妾虽爱君，奈因天曹法重，自后不获再图一会。然君佳遇颇多，姻缘有在。日后有一大难时，妾当竭力图报，惟郎保重保重。”说罢，回首盼生，殊有恋恋之意。而窗外香风骤起，遂凌风而去。玉仙似梦非梦，痴痴的沉吟了一会，始知红脸将是槿树精，老姬与美貌女子即是牡丹花神也。又连声叹息道：“非此宝剑，则花神何由免厄，而精祟何以得除。今既斩灭，谅无事矣。”

到了次早，会值曹士彬与沈西苓俱已到馆，遂将此事搁起不题。

要知后来如何？下回便见。

## 第二回 劫村落潢池弄兵

当下曹士彬到馆，随后方兰，方蕙与沈西苓，一齐同至，各自攻书无话。

你道，下半载应在方家供膳，为何仍到红家？只因方公患病，故将酒米蔬肴送到红生家里，托暂支持，俟病愈之日，即同过去。不料那一年，流寇猖獗，湖广、江西等处地方，俱被残破，一连夺踞二十余城。亏得张总制兴湖广总兵莫有功，督兵征剿，稍稍败退。然风闻开去，各处草寇，聚众相应。遂有一员贼将，啸聚泖湖，手下约有三千贼众，官兵莫敢剿捕。其人姓唐名云，系山东响马出身。生得虎头猿臂，黑脸长髯。会使一把大刀，更精骑射，百发百中，所以众贼推拥为首，自号黑虎天王。当下扎寨，连接数里。凡苏松等处，市镇村落，无不被其剽掠。早惊动了上司官长，邀请提督咎元文进剿。

那咎元文，以武进士历有战功，升至右府同知，赐一品服，奉敕镇守吴淞。一日升帐，只见众将官纷纷禀报，泖寇唐云，十分猖獗。正在议论间，又值抚院檄文已到，随带副总镇王彪，立时起兵征进。那王彪能使六十三斤一条大鞭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最为咎元文心腹健将。当下领了三千铁甲军，星夜杀奔前来。地方少不得派出粮饷，犒赏军士。延挨数日，打下战书过去。那黑虎天王，闻了这个消息，登时唤过手下四员大将商议。一名三眼夜叉黄俊，一名独脚虎史文，一名小金刚鲁仲，一名撩天手陈达，俱有千斤气力。黑虎天王把上项事说了一遍，史文便道：“吾主不必忧虑，官兵若到，只须如此如此，管教他片甲不回。”众人齐道：“史大哥说得有理。”计议已定，即

批发战书，约定明午出战。其夜，忽值本处乡绅，公宴请着咎元文饮酒，全无整备。及闻战期即在明日，大家仓惶失措，各自整理船只器械。挨到明晨，湖上并没动静，但有几只小船，对面时常来往。咎元文不以为意，遂促王彪为前部，招集众将，一直杀过山去。将近山前，只见芦花滩里，泊下许多船只。咎元文见了，连叫众将放炮。那贼船上听得炮声响处，并没一个迎敌，拥着两员头目，东西逃窜去了。王彪乘势杀上岸来，斩开了寨栅，并不见有甚兵马，止有粮草金银，堆积如山。众兵看见，尽去抢掳。捡着好的呈献主帅，其余各自分头抢散。正在扰攘之际，忽然见山后火起，四下喊声齐举。须臾狂风骤作，走石飞沙，早有四员贼将从旁杀出，把咎元文大兵，截为数处。那官兵身边揣着金帛，谁肯恋战。独有王彪自恃骁勇，便轮动钢鞭，向史文就打。史文往后一退，反把王彪围住核心。此时王彪，独战五将，并无惧色。杀到申牌时分，手下仅存二十余人，只得下了一只小船，向南而走。又被鲁仲一箭射中水手，那船便支撑不定。陈达飞棹赶上，用力一枪，搯着了王彪左眼，翻身落水。众兵不敢捞救，竟死于泖湖之内。正是：

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将军难免阵中亡。

却说咎元文，见王彪围困核心，正欲奋勇援救，又遇黄俊伏兵，拦住去路，杀得七损八伤，大折一阵。归点残兵，刚剩得六百余人，又没了王彪一员勇将。咎元文又羞又恨，欲待再战，缺少兵马，欲归吴淞，又恐部抚归咎，便将百姓大骂道：“今日之败，都因地方不行救护。这些奸民，决与湖寇通情。且不要管他黑白，一个个砍了他的性命，才雪我恨。”即时传下号令，将近泖一路地方，尽行剿灭。可怜老幼男女，霎时间

杀伤了五六百人，俱充作贼人首级，到部抚报功。惊得远近百姓，也有丧身锋镝的，也有逃窜远去的。儿啼女哭，一时星散。

却说黑虎天王，胜这一阵，皆由史文妖术。及见官兵败去，越无忌惮，率着众贼，四处打粮。看看掳到红家庄来，红芳听得风声不好，后知方公病体已愈，急忙打发儿子与曹士彬等，前往方家读书。又将细软什物，收拾停当，雇了般只，着王氏竟到长兴外家避乱，自己住在家里，探听消息。正是：

宁为本平犬，莫作离乱人。

红生到了方家，举家相见，礼毕。此时素云，年已及笄，生得眉横柳叶，脸衬桃花，真有倾国倾城之色。又兼方老安人，亲教诗词，颇谙吟咏。当下在房，一见红生，急向后屏躲避。红生虽不及细看，然亦窥见美艳非常，不觉暗暗欣喜。

看官，你道红生往来读书，已经数载，为何素云尚未识面？只因这头姻事，方公力欲许生，老安人却嫌他家事单薄，意犹未决。况闺禁甚严，红生虽系娇客，非奉呼唤，不敢擅入中堂。即或暂时进去，自有婢妇先行禀报，然后进见。所以红生虽欲偷觑，其如闺阁深藏，难图半面。不料那一日，偶然撞见，顿觉芳情牵惹，一时按纳不下。闲话休提。

且说玉仙见了方公，备述泖寇焚劫，甚是披猖，所以先期避难。方公与老安人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可宽心在此读书，待平静之后，归去未迟。”红生又细细的慰问了一会，自到白云轩卧内，打扫收拾，日与士彬、西苓讲诵不辍。正是：

闭户不闻戎马事，垂帘惟读圣贤书。

且说素云小姐，年当二八，正在动情时候。自那一日，窥见玉仙，风流俊雅，不觉春思顿索，终日不情不绪，针线全抛。一日午睡起来，连呼侍婢凌霄，杳不见至。忽见几上有花笺一幅，遂研墨濡毫，以屏间画鹊为题，吟诗一绝道：

谁向生绡写得微，寒梅终日自相依。  
佳人睡起 龙眼，错认盘旋欲去飞。

原来素云房内有婢女三个。一唤紫菊，一唤春兰，其一即凌霄也。虽均有姿色，惟凌霄尤觉娉婷独立。至如素云宠爱，亦惟凌霄最为得意。当日因往后园，攀折桂花，所以不在房内侍候。素云题诗已毕，犹搦管沉吟。忽值方公走进，一眼看见，便问道：“我儿所作何诗？可取来我看。”素云连忙双手奉上。方公看毕，欣然笑道：“我儿有此诗才，谢家道韞，不足数矣。只是咏物之作，须要不即不离，有玲珑活变之致，方见匠心。吾儿此诗，骨格虽全，风韵犹乏，更宜精细为妙。”素云道：“孩儿睡起无聊，偶尔成咏，谁料为爹爹所见。幸蒙教诲，望乞和韵一章，使孩儿学为规则。”方公一头笑，一头取笔，向笺后写道：

怪杀良工心思微，双双灵羽镇相依。  
自从七夕填河后，长绕南枝不肯飞。

方公题毕，把与素云看了一遍，便将来放在袖中，竟自踱出外边去了。素云唤着凌霄问道：“适才我再四唤你，只是不见，你在何处去了这半晌？”凌霄道：“说也好笑，适因小姐熟睡不醒，悄悄的走入园中，折取桂花。谁料红郎望见，笑嘻嘻



嘻的走近身边，深深揖道：‘敢问姐姐，可是凌霄否？闻得小姐，最会做诗，奈小生孤馆无聊，不获觐面请教，望乞转达妆右，幸将珠玉见赐，以慰饥渴之望。’凌霄便抢白道：‘君乃东床娇客，袒腹有期，何得倩着婢侍传言，有失尊重。万一为沈生并吾家小主窃见，岂无瓜李之疑。况幸遇妾身，若是一个不晓事的，张扬出来，不惟郎君行止有乖，连累小姐面上，也不好意思。’为此，正欲告禀。小姐，你道红郎好笑也不好笑。”素云听说，俯首不语。既而低声说道：“你今后没有要紧，不可再到园中。从来文人轻薄，你若遇见，只宜回避，不可与他调戏，亦不要将他抢白。我方才睡起，唤你不应，做下画鹊一诗，忽被爹爹撞见，把来袖了出去。你可走到外厢，看是如何，便来回复我。”凌霄连声应诺，遂急急的悄然步至书房门首。

那一日，适值曹士彬不在馆内，只见方公向着袖中摸出花笺，递与红、沈二生道：“我因二位老侄诗才甚妙，今以画鹊为题，做下拙作二首，幸勿见笑。祈即依韵和之。”又对方兰、方蕙道：“你两个也做一首，倘有不明之处，可向沈大兄请政。”二生看毕，连声称赞道：“细观两什，字字珠玑，一空凡响。自是天上神仙，非复人间粉黛。侄辈碌线菲才，岂敢班门弄斧。”方公道：“二位老侄，不必太谦。幸即次和，以成一时之兴。”言讫，便自踱了出来。

看官，你道方公为何将此二诗，俱称自己所作，要着二生和韵？只因方公素慕红生之才，又闻沈西苓亦名誉藉甚，故借此一题，要他两下和来，以观高下。又因素云，当时亲口许了红生，不料老安人几番埋怨，意犹未决。为此进退两难，正欲红生显出手段。倘若和得高妙，果有出人意，一来与自己增光，二来学着古人，雀屏中选之兆，三来使老安人晓得，红生

学问富足，日后必然显达，不致反悔姻盟。所以瞒了女儿，竟自拿出外厢索和。

当下红、沈二生领了方公之命，与方兰、方蕙，各自就席。须臾，红、沈二生先完，随后方兰、方蕙次第成咏。

要知和得高下如何？且听下回解说。

### 第三回 慧娇娥衡文称藻鉴

诗曰：

一曲阳春竞唱酬，高才难息谤悠悠。  
早知世道多奸险，扞舌何如得自由。

当下红玉仙、沈西苓将鹁诗依韵和就，随后方兰、方蕙亦各完篇，共录在一方桐叶笺上，以待方公评阅。等了一会，只见方公欣然踱进房来，红、沈二生便将诗稿双手递过。方公接来看道：

画史深夸挥洒微，翠屏喜鸟似依依。  
双睛更遇仙人点，奋翅天涯自远飞。

第二：

三匝空怜月色微，南林今幸一枝依。  
故园欲去愁无主，故傍山梅不忍飞。

第三：

笔尖巧夺化工微，双鹁浑然永自依。  
何事儿童痴蠢甚，几番驱逐不曾飞。

第四：

灵画年深墨迹微，一双灵鹁向花依。  
旧巢今被谁人占，独自迟回不肯飞。

方公看罢，连连赞赏道：“细观笺首二章，必系二位老侄

所咏。工力悉敌，寓意各深，真是锦心绣口，使我不胜欣快。只愧儿侄辈，东涂西抹，较之绣虎才情，万不及一，真豚犬耳。”二生再三谦谢道：“下里巴吟，谬承见赏，殊非侄辈所以请政之意。”方公又将方兰、方蕙的诗，细细的评驳了一番，遂将诗笺袖着，回进内房，把与素云看道：“我以儿诗，并我所作，以示红、沈二生，并汝兄汝弟，着各次韵成章。汝且试为评阅，四人高下若何？”素云一连哦了几数遍，便说道：“首章，规模宏大，有高飞远举之志。次作清新秀雅，不愧大方，然一似有思归之忧者。至第三首，虽非前比，犹有可观。若末篇，潦草不工，卑卑乎不足观也。据着孩儿管见如此，未知爹爹严命以为确否？”方公道：“我儿评品，语语切当。依我看来，第一作想是沈西苓，第二篇口气想是玉仙侄，第三想是蕙郎，若第四定是兰郎这蠢才了。”遂命素云，用上批语。及至一一相询，果如所言。二生看了，亦各叹服。独有方兰批坏，深憾姊氏较评之刻。又见众人暗地笑他，闷闷不悦。话休繁絮。

当日正在看诗，忽见书童报进：“红相公来到。”玉仙随着方公，急忙迎进。见毕，坐定，备问家中消耗。红芳叹息道：“不要说起，自你出来，不上半月，即遭那伙贼寇，到村焚劫，把屋宇家私，都化作灰烬了。你难道还不相闻么。更有一件奇怪，周围俱各烧尽，独有牡丹亭还留在那边。闻说时常鬼现，贼兵倒也不敢擅进。”说罢，父子俱各感伤不已。方公与曹士彬从旁劝慰乃止。当晚少不得置酒款待，不消细叙。到了次日午后，红芳作别，自往长兴外家了。

且说玉仙，自闻此信，终日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。却得方公几番劝慰道：“吾侄家业虽废，犹幸骨肉无恙，何必过为无益之忧。目下闻得宗师将到，且自安心读书，以图克捷。”玉

仙听说，只得强自排遣。一夕，与沈西苓趁着月色澄清，坐于竹荫石畔，闲话移时。玉仙微微叹息道：“小弟时运不济，命途多舛，年将弱冠，功名既未到手，怎奈家下又遭焚劫。遑遑如丧家之狗，为之奈何。”西苓道：“仁兄学业已成，又在具庆之下。今虽偃蹇，后当显达。若在小弟，幼年失怙，书剑飘零，虽获幸拾青衿，而负郭无田，齐眉无妇。窃恐将来，不知更作何状也。”玉仙道：“我两人虽则异性，实胜同枝。他日乘车戴笠，永以为好，无相忘此日之情。”正说话时，忽闻后楼，呜呜的笛声吹响。玉仙慨然道：“弟欲即事为题，共联一律，以舒郁勃，不知兄意若何？”沈生道：“我亦正有此兴。兄如首倡，敢不效颦。”玉仙遂即吟道：

幸同知己滞孤踪，（玉仙）

曲经无人云自封。（西苓）

梅影横斜侵石砌，（玉仙）

笛声断续到帘栊。（西苓）

柳眠不定因风扰，（玉仙）

花睡含颦带月浓。（西苓）

坐久却怜清露下，（西苓）

梦魂空忆楚云峰。（玉仙）

玉仙吟罢，兴犹未已。复作《蝶恋花》词以寄感。词曰：夜静谁怜箫馆独？笛弄琼楼，空忆人如玉。孤鹤梦寒声转促，梅花落尽青山绿。破入清商成断续，袅袅余音，赠我愁千斛。曲罢不知银漏速，多情想倚阑干曲。

吟毕，抚掌大笑，即时进房，将词录出。写罢，重复吟哦了数遍，然后解衣就寝，一夜无话。到了次日，又值文会之期，

曹士彬吃过早膳，同着红、沈二方，自去课文不题。

且说素云，自从凌霄传着玉仙的说话，又见生诗才隽逸，不觉春心顿动，往往托着凌霄，觑生动静。其日倚着雕栏，正在凝眸独立，忽见凌霄手持一张笺纸，笑吟吟的走至。素云问其所以，凌霄道：“今日红家郎君与曹先生俱以会文出外，书房不锁，被我闯进去闲耍一回。只见砚匣底下压着这张花纸，甚是可爱。又见有几行墨迹在上，小姐平素是极好写字的，故拿来比一比，看谁的好。”素云接来一看，却是一首《蝶恋花》词，然既清新，字又端楷，赏玩数四，方知红生是为夜来闻他吹笛而作。便将来折为方胜，藏在镜箱之内。当晚玉仙、西苓与方兰、方蕙回来，各将文字清出，呈与曹士彬批阅。曹士彬先将沈西苓二艺看了一遍，密密圈点道：“荆玉无瑕，秋兰挺秀。至其蹊径独辟，有白云在山，芙蓉露之故。”次将红玉仙的卷子看道：“析理入玄，譬如悟僧说偈，语语真机，并无一点障碍。矧又高华秀茂，不作秦汉以下文字，试必冠军，允堪独步。”随后把方蕙的二艺，略略批点道：“开讲宏阔，居然大家笔力。中二比，曲折匠心，题旨毕出。独后半篇，稍嫌卑弱耳。”再将方兰的卷子看了一遍，用笔一勾道：“说理则牵引支离，对股则叠床架屋。终为顽石，何以琢磨。”不料那一日，方兰偶然不在馆内，沈西苓看见批坏，接过来与红玉仙从头看罢，忍笑不住。既而方兰进来，问道：“吾等文郑，先生曾已阅过否？”西苓戏道：“弟辈拙稿，俱被勘驳。惟吾兄的，先生最为奖赏。”方兰道：“那有此话，仁兄莫非取笑。”玉仙便取出来，展开一看。只见，自破承题以至结尾，涂抹之处，不计其数。方兰看见如此批坏，登时脸色涨红，夺去藏匿。沈生又谑道：“兄的文字，掷地当作金声，惜乎先生一时错误，沉没佳章，殊可扼腕。”玉仙亦笑道：“吾弟佳作，清



奇典硕，在他人再没有做得出的，可惜先生不识奇物耳。”方兰自觉无颜，正在愤懑之际，又被沈、红二生当面讥笑，不觉发怒道：“小弟虽则一字不通，你两个却也忒煞轻薄。昨日偶因身子不快，所以做得平淡，难道我两篇头也完不来的么。”沈生道：“完得来完不来，总与别人无干。弟辈偶尔取笑，吾兄何太认真。”玉仙道：“也不要怪着吾弟，高才见屈，自应愤怒不平。”当下二人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半真半谑，气得方兰不能开口。再要争竞几句，又值曹士彬走到，只得气愤愤的踱了出来，坐在椅上，暗暗的想了一会，愈觉恼恨道：“前日的鹊诗，既被那素云满口乱嚼，今日又遭小红当面讥讪，他夫妇如此情毒，我须寻一计较摆布他，才消此恨。”又想道：“那斯六礼未行，有何把柄，做得我家姊丈。须要寻计，拆散他这头婚事方好。”正在自言自语，适值方蕙走来看见，便问道：“吾弟为何不去读书，却怒悻悻的坐在这个所在？”方兰道：“我的文章不好，被着先生批坏，写那沈红两个有何干涉，只管刺刺的恶言取笑，不怕人的面痛。就是西苓，不过暂时相处，也还气得他过。若那小红，与我乃是郎舅至戚，反帮着外人，把我讥诮，岂不可恨。”方蕙劝道：“只要自家争气，做得没有破绽就罢了，何消着恼。”方兰又怕叔婶得知，必要见怪，只得忍气吞声。自后与沈、红二生，面和心不和，暗暗怀恨，不消细说。

那一年，正值科考，宗师发下牌来，先着县尊考录童生。等得试后出案，玉仙高取第三，方蕙亦以第十名复试，惟方兰取在一千零七名。既而府试已过，宗师坐在江阴吊考。先录过了各县秀才，然后挂牌考试童生。玉仙府案，仍列第三，只与方蕙两个进道。四书两篇，经与论各一篇，真做得锦绣相似，欣欣然俱觉得得意出场。及至宗所发案，玉仙取在第七名，拨入

府学。到了送进学那一日，鼓乐喧填，一路迎接回来。拜见方公夫妇，方公大喜道：“得婿如此，我无憾矣。更愿及早着鞭，毋负我望。”方老安人默然不语。方兰在旁，微微冷笑。只有方蕙，为着功名蹭蹬，又见红生进学之后十分得意，自此日夕忧苦，染成弱症，沈西苓亦以考在三等，没有科举，快快不乐。当下红生满怀欢喜，写了一封书信，着紫筠持到长兴，报知红老夫妇。过了数日，只见红芳即着紫筠赍书回报，红生拆开一看，其略云：

四郊多垒，三匝无枝。每切破家之忧，却获入泮之喜。所以继祖业而高大门闾者，非汝而谁。更宜努力，再图秋闱奏捷。至嘱至嘱。

红生又得了平安家信，愈觉欢喜。遂赋五言一首以自遣道：

家破何须恨，业成志岂违。  
愿将寸草意，聊以报春晖。

自后，方公相待之情，愈加丰厚。生亦埋头苦读，以图远举。只是孤馆凄凉，每当风晨月夕，未免因春惹恨，睹花增感。每每想着素云，十分美貌，虽订姻盟，怎奈媒妁未通，六礼未备，尚未知久后姻亲果是如何。又想起父子各天，虽则外家至戚亦无久居之理。以此寝食俱忌，时时浩叹。

忽一日，检理诗稿，不见了曩夜闻笛的那一首《蝶恋花》词，忙向紫筠诘问道：“我这里并没有外人进来，为何不见了花笺一幅？”紫筠只是推着不知。既而红生又细细的翻检了一会，再三盘诘，紫筠忽然醒起。

要知果是何人拾去？下回便见。

#### 第四回 俏丫鬟带月闯书

红生不见了《蝶恋花》词那幅笺纸，再四诘问紫筠，紫筠忽然醒起道：“那一日，只有凌霄姐在此闲耍半晌，除非是他拿去。”红生道：“他又不识个字儿，拿去何用。”正在猜疑不定，恰值凌霄持着午膳走至。红生满面堆着笑容，扯住问道：“前日砚匣底下，有一张笺纸，上面写着几行字儿的，被着姐姐拿去，望乞捡还。”凌霄道：这也好笑，我要这笺儿何用，为何向我取索。想是那一日，我家小姐在此闲玩，或者是他拿去了。”红生道：“既是小姐拿去，烦乞姐姐讨来还我。”凌霄也不回言，竟至绣房，向着素云，道其所以。素云见说，即忙取出花笺，递与凌霄道：“我要这笺儿何用，你可拿去掷还了他，切莫与外人知道。”凌霄应了一声，遂又趋出书斋，带笑说道：“小姐说要他无用，着我送还了你。”红生慌忙展开一看，却不是前日的笺纸，又别是新诗一绝。其诗道：

懒抚焦桐懒赋诗，满怀幽思倩谁知。

鸟啼花落春将去，总是香闺肠断时。

红生看毕，暗暗惊喜道：“原来小姐才情如许，深愧小生薄福，何以消受。只是室迩人遐，使我一片相思，顿添几倍，小姐小姐，你但知鸟啼花落，乃是断肠时候。亦曾想着凄凉孤馆，有欲化之魂否。遂于笺后题词一首道：

人在曲房，仙洞惆怅，佳期如梦。青鸟带书来，空把相思

传送。珍重珍重，盼煞隔墙花动。

——右调《如梦令》

红生写毕，也瞒着凌霄道：“这幅笺儿不是我的，想是小姐错把拿来。不敢相留，烦乞姐姐带去，纳还妆次。”凌霄不知头脑，便即取词而去。

次日，红生正在回廊之下，徘徊独步。忽见凌霄走至，红生含笑问道：“姐姐此来，想必小姐更有话说。”凌霄道：“如今将原笺还你了。”红生接过一看，却又是一首新词。只见上面写道：

庭院深沉人悄悄，几阵狂风，断送花容老。梦破翻嫌莺语巧，云埋咫尺书窗杳。未卜佳期何日好，秦晋空联，反觉添烦恼。昨夜月明愁更绕，笛声吹破关山晓。

——右调《蝶恋花》

红生展玩数四，不觉叹息道：“谁想小姐如此厚情，一片幽思，已展于尺幅之内。却教我旦暮间何以排遣。因想此事，必须求着凌霄，或者得与小姐，相见一面。”遂将素云瞒着他，暗寄情词之意，备述一遍。凌霄亦叹息道：“原来小姐恁般多心，连我也瞒着了。只怕非我也成就不得好事。”此时，适值紫筠不在，红生四顾无人，不觉情兴勃勃，便将凌霄一把搂住。凌霄满面涨红，用力死挣道：“快些放手，我若声张起来，只怕羞破了你的脸皮。”那红生毕竟胆怯，惟恐叫喊，将手放松。凌霄乘势挣脱，便一溜烟走进去了。红生刚欲掩门，恰遇西苓走至，即邀进坐下。红生道：“细观仁兄，若有不豫之色，何也？”西苓叹息，答道：“我与兄聚首数年，今一旦远别，能

无怅怅。”红生道：“有何事故，便欲归去？”西苓道：“昨闻宗师回省，弟以正考见遗，要先往省城告考。倘获侥幸，则与仁兄同赴科场。若仍不取，有一敝友在京，就到北监营谋了。只在明旦一别，后会难卜，以是不免快快耳。”其夜，二人唧唧啾啾的直话至二鼓就寝。到得鸡鸣时候，西苓即便起来，收拾行李，向着方公与曹士彬，辞别而去。红生独送至十里之外，口占一词为别。其词曰：

乱烟霏远树，鸡唱天初曙。一湾流水孤舟去，断肠惟此处，断肠惟此处。长杨已赋，休叹功名暮。日青云路，却因远别增离绪。赠君拈俚句，赠君拈俚句。

——右调《东坡引》

吟毕，犹依徊不舍。西苓握手辞谢道：“蒙兄远送，足领厚情。此处已是十里长亭，就此别了罢。”红生坚执再送一程，只得快快分袂，回到书斋。收拾琴箱，也要别了方公，暂归长兴省亲，以便到京乡试。遂即整衣，同着方蕙，进至后房。时因方公卧病在榻，方老安人与素云俱坐在床之左侧。素云见生，即欲回避。方公止之道：“红家官人，乃是至亲骨肉，那里避得许多。无论订姻，即是表亲，原该兄妹称呼的。只今以兄妹之礼见罢。”礼毕，即命坐于床之右首。红生问道：“老伯尊体无恙？为何日高尚未起来梳洗？”方公道：“只因昨夜冒着风寒，不觉旧恙复发。老年风烛，已是没用的了。”红生本欲别公回去，闻说有病，只得耐住不言。少顷茶罢，忽闻桂香扑鼻。红生便问道：“此时刚值季夏，为何就有桂花？”方公道：“此是你表妹房前的四季桂花，年年不待中秋，预先开的。”便叫蕙郎：“快去折一枝来，与红家哥哥，以作今秋折桂之



兆。”连唤数声，无人答应。素云便自进内，折了一枝，置于几上。红生取花细玩，不胜欣喜。于时偷眼相窥，更觉情热。只恨人前，不便道及衷曲，怏怏而别。红生回至书房，把那桂花再三细玩，题着绝句三首道：

如来金粟布秋枝，仙子殷勤赠别时。  
可惜清香虽不减，月明          想思。

其二：

朝来何意忽相逢，阵阵天香带晓风。  
珍重  娥亲有约，一枝擎出广寒宫。

其三：

丹桂何缘预放时，清香扑鼻最堪思。  
深知折赠非无意，月窟期攀第一枝。

题毕，复研墨濡毫，用着楷书，细细的写在一方素笺之上，以待觅便，寄与素云。于时，乃是六月中旬。当夜月明如水，红生勉强饮了数杯，不情不绪，凄凉万状，独自靠在栏杆，举首看月。忽闻隔院红楼，丝竹竞奏，嘻笑之声不绝。愀然长叹道：“所谓欢娱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长。信有之乎。”又向竹荫之下，徘徊了半晌，只得进房就寝。翻来覆去，展转不寐。将至二更时候，忽闻门上指声弹响。侧耳听时，又微闻咳嗽之声，便即起来，悄悄的启扉一看，只见梧桐径畔，站着一人。上穿淡罗半臂，下著半旧纱裙，发卷乌云，眉横远岫，乃一十六七

岁的美丽人也。曾有一诗为证：

二八最盈盈，含愁似有情。  
西厢曾伴月，南陌解闻莺。  
逐队依兰幌，微歌发艳声。  
主家谁姓氏，疑是郑康成。

红生向前一看，原来非别，即是凌霄也。只见笑容可掬，低低说道：“你看，月转西廊，夜已深了，为何郎君尚未安寝？”红生亦欣然笑道：“不知姐姐在外，有失迎迓，幸勿见罪。敢问如此夜深，忽蒙光降，可是小姐有甚么说话否？”凌霄微微摇首道：“非也。”红生又笑道：“然则姐姐来意，我已猜着了。莫非为着小生衾寒枕冷，有见怜之意么？”凌霄道：“亦非也。为因月色溶溶，特来与郎闲话片晌。”红生一头笑，一头伸手搂抱。那凌霄半推半就，凭着红生抱进罗帏。原来只系单裙，遂即解松绣带，一霎时云雨起来。但见：

金莲高耸，粉脸轻偎。皓体呈妍，约纤腰而掀翻红浪；朱唇屡啮，倚绣枕而搅乱云鬟。一面笑喘吁吁，娇声如颤；几度绸缪款款，魂魄俱飞。正所谓鸳鸯本是双栖鸟，菡萏元开并蒂花。

有顷，皓魄西沉，鸡声欲唱，而两人欢娱已竟。红生又抱住问道：“蒙卿厚爱，生死不忘。但不知有何良计，使我得与小姐相会否？”凌霄道：“老安人防闲甚密，虽有诸葛，无计可施也。”红生听罢，不胜怅快。于时，方公病已少瘥，为因试期将近，红芳屡次差人催逼起身。只得收拾行李，带了紫筠，

作别方老夫妇，前往金陵赴试。

抵省之后，遍处打听沈西苓消息。原来告考不取，已往北都去了。既而三场毕后，竟遭点额，怏怏而归。先往长兴，省候父母，免不得盘桓数日。然后取路来到方家门首。只见门上挂着孝球。及至中堂，又见举家戴孝，生甚惊愕。忙问所以，方老安人出来哭诉道：“自侄儿去后，表伯的病体又复凶剧，以致药石罔效，于五日前已经身故了。昨即差人亲到长兴报讣，想必与侄在路上错过。”红生听罢，不觉哭扑于地。忙唤紫筠，置备祭仪，拜伏灵前，哀恸欲绝。方老安人与素云，亦呜呜的陪他哭了一场。红生自此，心绪不宁，哀毁骨立，兼值沈西苓北去未返，方蕙又因痛父过伤，卧榻不起，每日只与方兰同馆。又是面目可憎，话不投机的。惟于风清月朗之夜，翻出几张旧诗，细细哦咏。方兰看见，早已十分厌恶。又每每撞着红生与凌霄，立在墙边偶语。心下狐疑。

一日，间着红生出外拜客，将书匣开，捡出那花笺一看，只见都是情词。词尾写着“贱妾素云书赠”六字。看毕，不觉暗暗欢喜道：“我怀恨许久，正无发泄之处。谁想做出这般勾当，只怕你也安身不牢了。”便拿了笺纸，急忙走进内房，递与老安人道：“这纸上写的诗句何如？请婢母细看一看。”老安人接过，从头看了一遍，慌忙问道：“你从何处得来的？”方兰便把始末细陈。因说道：“这样轻薄之子，原不该容他穿房入户。那段姻事，叔叔前日亦不过是空言相订，并不曾行礼纳聘，怎见得就是他的妻子。今若如此胡行，弄出一个话把，岂不坏了方氏门风。就是婢母，还有甚体面。况这厮近来家业荡尽，赤贫如洗，就使妹妹嫁了他去，难道是不要吃着的么。”方老安人道：“你也说得有理，只是一时不好遣发他。”方兰道：“这个何难，只消如此如此，便可以逐渐撒开了。”

原来方老安人，为因红生家事单薄，原有赖姻之意。当下又值方兰搬弄这场是非，心下十分恼怒，只是不好晓扬。便即步出书斋，向着红生分付道：“曹先生既已抱病回家，沈西苓又说北京远去，你在此读书，只怕心性不静。此去上南二十里之外，有一个慈觉寺，倒有许多洁净禅房。那当家老和尚，向与我侄儿相熟，我今日备下盘费，着侄儿送你主仆，且到那边去暂住几时。待先生病痊之日，就来接你。”当晚连连催促起身。素云闻了这个消息，心下骇然，一时间猜不出老安人是何主意，便取出几两零碎银子，着凌霄悄悄的送与红生，以备寓中薪水。红生无奈，只得收拾行李书籍，命紫筠挑了，自己与方兰辞别了老安人，一直来到寺中。借下三间小小的书室，把行李放在右首一间，做了卧房。方兰与长老送至房内，一茶之后，各自辞别去了。红生在寺，听着暮鼓晨钟，转觉凄惶无限，每每想念：“不知为着何事，平白地把我遣了出来。”又因急急起身，不曾与素云会得一面。左思右想，心下十分不快。

忽一日，检点书籍，不见了小姐所赠之笺，方知被那方兰窃去，决在老安人面前搬了是非，所以有此一番风浪。正所谓：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。

## 第五回 慈觉寺春风别梦

诗曰：

箫寺奚愁夜独吟，天涯何处少知音。

最怜一和箫声后，更把相思寄梵林。

当下红玉仙，自寓在慈觉寺内，倏忽月余。终日凄凄冷冷，那有情怀，把那八股拈弄。每想着方兰窃去诗笺，致遭摈遣，时时浩叹不已。惟托之吟咏，以自消遣。一夕更余时候，红生读罢将睡，推窗一看，只见月朗风清，便把箫儿吹度一曲。既而曲终，忽远远听见隔墙，亦吹得箫声嘹亮。红生听久之，朗吟绝句一首道：

玉漏迟迟夜未央，远帘花影露凝香。

洞箫何处吹明月？不道离人已断肠。

吟罢，听那箫声哀婉，愈觉凄凉。遂步出庭除，向着石栏徙倚者久之。时已夜分，只得进房，和衣而寝。次早起来，梳洗才毕，只见一人，年将三五，唇红齿白，温雅绝伦。把房扉轻轻推启，飘然直入。红生慌忙起身迎进，揖毕坐下。那生细细的先问红生姓氏，红生随后也询其居址姓名。那生从容笑道：“小弟姓何名馥，表字猗兰。敝居即在东村，此去不及五里。为因家下不能静坐，所以同一族兄寓此肄业。昨夜忽闻箫声甚妙，弟亦酷嗜此伎，特来请教。”红生道：“俚音污耳，反辱

仁兄谬奖。但弟曲终之后，闻得墙东亦度妙音，即是兄否？”何馥道：“因闻雅奏，辄敢效颦。所愧音调乖讹，必为大方窃笑。惟籍仁兄，有以教之耳。”停了一会，何生又问道：“春王未闻吾兄高辙，今已秋杪，何因到此？”红生道：“向来原执贄于曹士彬，在舍肄业。适因进场之后，抱恙回家，弟又遭泖寇焚劫，所以暂寓此地。”何生道：“曩年弟亦从着曹师数载，然则与兄虽非共学，实系同门。”红生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小弟与兄乃是契友了。不识令兄在馆否？容当奉拜。”何生道：“家兄昨日，偶因有事归去，想数日后方得到馆。”红生道：“寓中更有相知否？”何馥道：“并无他友。”红生道：“恐禅寮寂寞，难以独坐，何不过来与弟同榻，以待令兄来时移去，何如？”何馥道：“感蒙雅爱，敢不领教。但恐鄙人无似，不足以辱仁兄之知遇耳。”红生抚掌笑道：“虽则乍晤，一见吾兄丰庞秀丽，不减美人。倘获并寓，正所谓蒹葭倚玉。惟虑兄意不允耳，何乃过谦如此。”原来何馥发甫复眉，果然生得秀媚无比。所以红生谈笔间，颇多属意，而微言带谑以探之。何生意亦领略，微微含笑，遂即起身别去。自此往来数四，相得甚欢。红生相思无限，渴欲以桃代李。何馥含情缄意，应酬若出无心。

一日，红生偶然步去相望，何馥置酒款待。二人杯盘交错，甚是亲狎。正酬酢之间，忽然阴云布密，霎时间落下雨来。红生见雨势骤大，私自喜曰：“今夕雨阻，必遂我愿矣。”遂慢慢的且变且饮将至黄昏时候，红生假意起身作别道：“蒙兄殷殷相劝，弟已不胜酩酊。只是这样大雨，如何过去，可有雨具否？”何馥道：“夜深雨阻，古人曾有剪烛西窗之兴，吾兄何不在此联榻谈心，而急于返去耶。”红生听了这一句话，正中机怀，不觉满心欢喜。便即脱巾卸服，又取巨觥斟满，与何馥

一连饮了几觥。遂命书童妙才，点灯收拾。霎时间，倏又雨散云收，依旧一天星月。红生恐被后悔，急忙解衣。正欲上床，只听得外面叩门甚急。唤着妙方启门一看，却是何馥的族兄何半虚，满身透湿的踱将进来。何馥忙与他换了衣服，与红玉仙相见。两下通问已毕，何生道：“大兄何处来？却是这般夜深？”何半虚道：“不要说起，偶被一朋友拉去吃酒，怎奈死留不放，以致夜深，又遇着这样大雨。”红生知不可留，遂即辞别归寓。当夜快快而睡，不消细说。

次日，何半虚与何馥同来拜望，把些闲话，谈了半晌。何半虚向着袖中，摸出几篇稀旧的烂文章求教。红生看过，不觉暗暗捧腹，只得加上圈点，极口称赞。何半虚见了，十分欢喜，便要同生同寓，以便时常请教。红生欣然应允，遂叫书童打扫东首那一间空室，摆下两张书桌，把文房四宝并行李什物，陆续运至。当晚收拾停当，却因屋窄无处安榻，何半虚向红生床上一看道：“吾兄尊榻颇宽，况近日天气寒冷，三人同睡何如？”红生听说，点头依允。当下整顿已定，吃过夜膳。何半虚先自睡着，红生亦解衣上床。独有馥，徘徊不进。红生催促几次，只得把条春凳，旁着床沿，和衣而睡。红生见了如此光景，心甚不悦。睡到半夜，伸手摸他一摸，那一时恰值初冬天气，夜色甚寒，已是四肢冻得冰冷。遂把自己所盖的红绫绵被，扯出一半，与他盖了。又取枕儿，与他枕着，自却曲肱作枕而睡。何馥醒来，忽见枕被如此停当，明知是红生美意，然佯推不知，并不说破。窥见窗上略有亮光，遂即起身，开门出去。红生只道他即进来，竟不闭门。谁知西风甚急，在那门缝里刮进，吹得毫毛直竖。又因被着何生许多做作，心下十分不快。遂冒了风寒，登时身体发热，饮食不进。何馥见了，也不动问，竟往旧寓安歇去了。

一日清早，何半虚有事出去。红生尚未起身，何馥进来问道：“仁兄尊恙，日来稍觉平安否？”红生道：“我病日复沉重，大半为着吾兄而起。近来亏得令兄相伴，庶慰寂寥。若论猗老这般薄情，早已索我在枯鱼之肆了。”何生道：“弟蒙兄一见如故，岂敢有负雅爱。奈因家兄在此，所以不便捧足。若或遇其他出，小弟即来奉陪。”红生听说，从床上跃起道：“吾兄此言，真耶？假耶？”何生笑道：“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”红生满心欢喜，顿觉病势去了一半。但心犹怏怏，所虑的只恐何半虚归来。谁想到了晚间，不见动静。遂闭上书房，把些闲事话了一会，又取出紫箫，各吹度一曲。时已漏下二鼓，红生携着何馥之手，低声笑道：“你看月转西轩，夜已深了。日间捧足之言，兄岂相忘耶？”何馥只管翻看经史，沉吟不语。又停了一会，只见妙才走来问道：“大相公不知还来睡否？”何馥逡巡答道：“你且闭门睡罢。”红生听见，信以为实，遂急忙卸衣就寝。不提防何馥假推登厕，竟已回到旧寓去了。红生一场没趣，咨嗟不已。遂作词一阕以志恨。其词曰：

孤馆人无寐，霜天籁正清。旅怀难禁许多情，凄楚不堪，雁唳两三声。■■剪剪西风急，娟娟皓月明。相思无奈到残更，悔杀当初两下莫牵萦。

——右调《南乡子》

吟罢，依依若失，只得和衣假寐。到得东方才白，即便起身，将夜来所作《南乡子》一词，写在一方笺上，着紫筠送与何馥。何馥随即过来，红生愀然不悦道：“足下言犹在耳，何失信若此。古云‘落花有意随流水，流水无情恋落花’，询有之乎？”何馥道：“落花固为有意，流水未必无情，但恐隔墙春



色，被人猜耳。虽然弟固不能忘情于兄，兄亦何消如此着急。只在早暮间，弟决有以报兄也。”言讫，向生别道：“弟今日要去望一朋友，至晚就回。”便自踱了出去。红生那一日，愈觉不情不绪，惟拿着一本《艳史》消遣锁闭，妙才亦不在那里。红生看了半晌，心上一计道：“今晚要他到我寓所，只在这锁身上。遂寻了一根竹片，把那锁门塞满，竟悄悄而归。等到黄昏，只见何半虚，吃得烂醉，同着何生来了。红生看见，又喜又气。气的是何半虚同来，面目可憎。喜的是何馥锁门不开，必来同睡。那何半虚已是十分酩酊，进得书房，便立脚不住，跨上床去，倒头而睡。何生竟去点火开门，你道这锁门已经塞满，怎生开得。连声唤问妙才，妙才推着不知。枉费了许多气力，只得回身走进房来。红生佯问道：“吾兄为何还不去睡？”何生道：“书房门锁，平日是极易开的，不料顿然作怪，连那锁匙也透不进去了。权借大兄的床上一睡，明早去开罢。”说完，衣也不脱，竟向何半虚的那头睡着了。红生也就上床，只听得半虚鼻息如雷，何馥早已沉沉睡去。便轻轻伸手，将他小衣去了，自却捧足居后。而何生竟若未之觉者。把手去抚摸，只觉浑身细腻，光滑如脂。红生此时，意荡神飞，不能自禁。将把灵犀凑进，又恐惊觉，只得款款而入。那知宽绰有余，已成熟境。那海棠枝上，早已漏泄春光一二分矣。然两不通语，红生犹恐不为指破，后日定要仍前做势。遂百般使之自觉，何生并不做声。将及二鼓，方才事毕，遂并头交股而睡。次早起来，何半虚又有别事，用过早膳，即出门而去。红生与何馥相顾而笑，既而何馥又向着红生笑道：“乘人熟睡，私下三关，仁兄应得何罪。”红生亦笑道：“冒犯之罪，固知莫赎。但为兄萦逗许久，直至昨夜，始遂此愿。窃恐兄之播弄小弟，其罪亦足以相偿也。”言讫，濡毫展纸，题下绝句一首，以赠何生。

其诗曰：

昨夜寒蛩不住啾，月明霜冷共悠悠。  
西窗幸获同君梦，消却平生万斛愁。

其二：

芸窗日日费相思，天假良缘不自持。  
鳌鱼才脱金钩去，又逐风波险处来。  
要知后来何如？且待下回细解。

## 第六回 晚香亭夜月重期

却说红生与何馥，正在谐谑之际，忽于几上拈着一卷《艳史》，取来一看，却是文成与小友唐虞的故事。便掩卷而笑道：“天下果报循环，原来如此迅速。只是文成奸人妻小，后日被人取债，固理所当然。若那唐虞一节实为多事。”红生道：“文成设局奸骗，坏人名节，情实可恨。至于唐虞之事，所谓小德出入可也。”何馥道：“当日也算唐虞的情好，若不肯从他，如何处置。”红生道：“文成这样厚情待他，岂有不感动之理。况此事不比妇人家，怕坏了什么名节。当日文成的小使秀童说得好，今日世间人，那个不如此的。但惜其初会之夜，即为俯就，忒觉容易了些。据着今时相处的朋友看来，再过几月，只怕也难成事理。”何馥道：“莫说几月，唐虞尚或不肯，就过几年何益。只为一时感他情厚，所以半推半就了。”正说话间，恰遇何半虚笑嘻嘻的踱进房来，邀着红生去游太湖，遂即闭了书房而去。三人一路说说笑笑，迤迤而行。忽远远望见一只快船，飞也撑来。何半虚指着说道：“玉仙兄，你看那边船里来的，可不是个观音出现么。”红生回头一看，只见那船中，果有一位美丽女子。但见：

脸映芙蓉，神凝秋水。眉纤纤而若柳，发扰扰而如云。怕着瞧时，意欲避而回眸转盼。为含羞处，帘将下而微笑低头。虽则是春风已识盈盈面，犹惜那玉笋难窥步步莲。

那船内的女子，一见红生，却便十分顾盼。只见舱内又走

出一个少年来，红生仔细一看，认得是方兰。连忙问道：“方兄，别来已多时了，为何再不到寺中一会，今却往那里去？”方兰听见，便叫歇船。走到岸上相见道：“红兄还不知么，舍弟因哭父过伤，身故已十余日了。今婶母与舍妹，俱到东门外关仙转来，正要报兄得知，不期在这里相会，省得小弟又要到寓惊动。”说罢，竟下船而去。红生得了这个信息，怏怏不乐。明知是方兰怪他，所以不来相报。只得勉强盘桓了半晌，归到寺中，便打点整备楮帛往吊不题。

却说何半虚，自从见了方素云，心下十分牵挂，竟不知是谁家女子，怎么倒与红玉仙相熟？便对红生问道：“昨日在那湖边相遇的，是什么令亲？”红生一时失却检点，便把方公前日订婚一事，并方兰平昔妒忌因由，备细说了一遍。正是：

逢人且说三分话，岂可全抛一片心。

何半虚听着这番缘故，心下便起了一点不好的念头，不住的转道：“我何半虚，若得了这样美丽女子做了浑家，也不枉人生一世了。只是红玉仙既已订婚在前，只怕那方姬不肯改变，怎生得一计较，先离异了他，便好图就自己的亲事。”又想道：“白秀村就在左近，我不若以吊丧为由，去望那方兰，乘机挑拨，有何不可。”当下主意已定，遂备办吊仪，写了一个通家眷弟的名帖，竟向白秀村来。访至方家，吊奠已毕，方兰迎进客座，分宾主坐下。何半虚道：“令先祖与先祖何士恒，原系极相好的通家，不料年来疏阔，兼以寒素，不敢仰扳。岂料令弟年甫弱冠，便尔兰摧玉折，使弟辈闻之，殊为扼腕。”方兰道：“先叔既已去世，舍弟又值夭亡，家门不幸，一至于此，有辱赐吊，足见通家至谊。”何半虚又将些闲话，说了一会。

既不见素云的影响，却又不好问起，只得没趣而归。

一日，正在家中闷坐，家童忽报方相公来拜。何半虚慌忙整衣迎进，方兰再三致谢。既而一茶又茶，即欲起身告别。何半虚一把拖住，忙命厨下备酒相款。方兰见如此厚情，踌躇不安。何生挽留就席，须臾酒至半酣。何半虚问道：“前日兄去关仙，果有验否？”方兰道：“这是婢母与舍妹要去。据着小弟看来，这也是荒唐之事，不足信也。”半虚又假意问道：“舟中那一位年将及笄的闺媛，是兄何人？”方兰道：“这是舍妹。”何半虚即接口道：“原来就是令妹，未知曾受聘否？”方兰道：“先叔在日，曾口许红家。然无媒妁，又不曾行礼，即婢母也不知详细的。今先叔已故，红玉仙家业罄然，家婢母意中，尚有几分未决。”半虚又问道：“如今令婢处，还有几位令弟？”方兰道：“先叔只有亡弟一个，今既相继而亡，序着嫡支，应该小弟承祧。”何生道：“兄如此说，只今家事既已归兄，即令妹出嫁，亦惟吾兄做主。依我看来，得一佳婿便好，倘或错配了对头，不但令妹无倚，即吾兄家事，也难独美了。”方兰叹息道：“小弟鄙意，也是如此。只是婢母有些犹豫耳。”何半虚击节道：“是了，目前设有一人，原是旧家门第，家资约有四五千金，人材又甚出众，不知兄肯撮合否？”方兰道：“弟原要寻一人家，今承老兄见教，待归与婢母商议妥帖，当即回复便了。”何半虚道：“实不相瞒，适才所言，就是小弟。只因当时发了一个痴念，要求工容言德之配，若或不遇，情愿终身不娶。所以蹉跎至今，未谐伉俪。前一遇令妹，弟看来个好福相，因此特求足下作伐。”遂向袖中取出白金二十两，递与方兰道：“些须茶敬，伏乞笑留。事成之后，另有重谢。”方兰愕然道：“婚姻大事，须凭家婢母作主。既承美意，小弟只好从中帮衬，怎么就蒙厚惠，这个断不敢领。”何

半虚道：“兄若玉成此事，后日媒礼，当再找八十两。倘或不成，今日薄意，也不消挂齿了。”那方兰原是势利之徒，听说便想道：“这人倒也慷慨，我妹嫁他，料必不差。况红玉仙平日待我，刻薄无礼。今趁此机会，拆散了他。一则出了我的恶气，二则家业可以独吞，三则又得了他百金媒礼。倘若红家有话，婶母自去理直，有何不可。”暗暗的打算一会，遂向半虚说道：“既承美情，权且收下。若是不能效劳，依先奉纳。”当下酒散别去。何半虚看见收了二十两，想来事有可谐，心下暗暗欢喜。到了次日，只见方兰又来，笑容可掬，向着半虚说道：“昨日承教，小弟回去，在婶母面前，竭力撺掇，已有八九分好指望了。但小红在此，不便做事。须寻一事端，使他去了方妙。”何半虚道：“这个只要令婶心允，如今世上没头官司甚多，只消费一二百金，就好超度这小红了。”方兰沉吟了一会道：“若要事谐，必须如此。”何半虚点头称善，随又置备酒饭，殷勤留款而别。

且说红生，自闻信后，过了几日，备办楮帛，亲往吊奠。又作挽诗一章以挽之。其诗道：

尔死黄垆地，吾生白日天。  
相依曾几载，离另是今年。  
梦断凭蝴蝶，魂归托杜鹃。  
故人从此绝，流泪独潜然。

读罢，抚棺潸潸哀恸欲绝，方老安人出来相见，备诉方蕙身故之由，泪如雨下，极其悲痛。当晚仍留在白云轩安寝。恰值方兰以事出外，红生秉烛独坐，愀然长叹道：死者难以复生，言念吾友，竟作终身之别。生者姻好无期，虽获订盟，未审于

归何日。重来孤馆，物是人非。想起当时执经问难，聚首一堂，宁复知凄凉欲绝，遂有今夕乎。正在自言自语，忽见凌霄悄然走至。红生笑问道：“姐姐间别多时，愈觉丰姿秀丽。当此夜阑，幸蒙赐降，岂巫山神女欲向襄王，重作行云之梦乎。”凌霄掩口而笑，低声答道：“禁声，小姐在外，谁逗你耍来。”红生又惊又喜，连忙问道：“果、果、果然小姐到来么？”凌霄道：“小姐有句说话，要与郎君面讲，特着妾来相报，已在窗外，好生迎接。”红生听说，欣喜欲狂。正欲趋步下阶，只见素云已是翩然走进，掩扇低鬟，欲言又忍。红生向前深深一揖道：“小生风尘未品，琐尾无似，向承令先尊不弃，许谐秦晋。及寓名轩，屡辱小姐瑶章见惠，每欲面谢谈心，其如中外严隔。又不幸令先君物故之后，祸生几席，致为萋菲谗间，立被摈逐。今幸小姐惠然顾我，料必不弃寒微，实为万喜。”素云娇羞满面，低声答道：“下妾生长深闺，言不及外。今因有事面陈，所以夜深逸出。曩者，先君重郎才貌，将妾附托终身。岂知一之土未干，而变生肘腋。细揣家母与兽兄，意中竟欲将我重栽桃李，更结朱陈。此事唯妾知之，设果事真，唯有以死相报。在君亦宜及早图维，以成先君之志。”言讫欷歔泣下。红生正欲启口，忽闻后楼连声叫唤，惟恐老安人知觉，遂急急的不及终语而退。红生送出，凝眸怅望。只见凌霄复回转身来，遥语生道：“小姐着我传语报郎，自后日乃是望夕，郎于向晚假以探望为由，再来过宿，小姐还要与你面会。切宜牢记，不可爽约。”红生连声应诺，回至轩中，对着一盏半明不灭的孤灯，长吁短叹，展转不寐。次早作别回寺，到了十五日薄暮，只说探望方兰，悄然独自往扣。老安人只得款留夜饭，仍宿于白云轩内。

原来方兰尚未归来，所以素云约在那一夜相会。当晚红生

坐在卧内，守至二更，喟然叹息道：“月转星疏，夜已将半，小姐之约谬矣。”沉吟之际，忽闻窗外轻轻步响，慌忙趋出一看，只见凌霄独自走至。红生惊问道：“为何小姐不来？”凌霄道：“老安人虽已安寝，唯恐醒来叫唤，所以小姐出在晚香亭内，着妾请郎过去一会。”红生遂同着凌霄，委委曲曲，转过了几层廊庑，始抵晚香亭。素云傍着阑干，愁容满面。见了红生，低声说道：“前夜正欲与君细话，不料母亲呼唤，以致匆匆趋进，不及罄谈。今又约郎相会者，非为别事。单因劣兄既不至馆，曹先生又不终局而散，际此岁暮天寒，郎君独自寓居寺内，老母供给渐薄，将若之何。故为郎计，不如收拾行李，谢别寺僧速去与令尊商议，央媒纳采，方保无虞。若再逡巡，只怕一堕兄母局中，便难挽回了。百年之事，贱妾之命，皆系于此，郎勿视作等闲，而尚迟留于进退间也。”红生道：“荷蒙小姐垂爱，岂不知感。但此事，小生亦尝终夜思维。只因被盗之后，骨肉分离，竟无寄足之地。若欲央媒纳聘，非百余金，不能料理，须待冬底收租，或可措处。以是迟迟不果，非小生之不为留念也。”素云道：“郎君所言亦是，但天下无有做不来之事，亦不宜守株待兔，坐见决裂。妾积有首饰微资，约计三十余金，悉以赠君，少助一礼之费。又金簪一枝，并君家原聘玉钗一股，送君带去。虽微物不足以见珍意者，欲使郎君见簪如见妾容耳。”红生道：“过辱卿卿雅爱，使小生没齿难忘。但畴昔之夜，匆匆惊散，深可怅恨。今夕风清月朗，尊堂又值熟寝之际，未识小姐亦肯见怜否？”素云正色道：“贱妾所以会管者，是为百年大事，岂肯蹈丑行，而偷苟合之欢乎。妾颇知诗礼，固能以节自持。不谓君乃黉门秀士，而曾不闻绥绥之狐之可鄙也。”言讫，翻身而逝。红生一时春意勃然，便向前一把搂住凌霄，凌霄坚推不允。



要知巫山之雨，再能窃否？只看下回便见。

## 第七回 感新诗西窗续旧好

诗曰：

寂寂萧斋书和酬，那堪联榻更含愁。

最怜好梦重谐后，无奈相思明月秋。

话说红生，被着素云抢白了数句，翻身进内。红生只得把凌霄抱住求欢。凌霄半推半就，即于晚香亭下，绸缪了半晌。有顷，云收雨散，已是五更天气。红生回至白云轩，把那残灯剔亮，将所赠簪钗，藏作一处。暗想此事，必系方兰为难，须依小姐之意，早去与父亲商议。当下和衣而寝，等得天明，即别了方老安人，前往长兴。见了红芳，便把赖婚之事，备细说了一遍。红芳大惊道：“方家见我家业萧条，就欲赖此姻事，怎么是好。”红母道：“依我主意，只今朝廷闻说要点秀女，何不趁此机会，备了聘物，送去做亲，看他怎生发落。”红芳道：“你这个算计也好。”随即就选了一个吉日，备办礼物，竟把红生送到方家来。方老安人见了，好生不悦。把那礼物，一件也不受。对着红生道：“我这里妆奁毫未准备，你令尊也忒造次了。今着人舟且回，你却在这里住几日再处。”红生听说，闷闷不乐，只得勉强住下。过了数日，忽闻提学将到，红生遂禀过安人，带了紫筠，仍往慈觉寺里读书。却喜何馥弟兄尚在，三人依前同寓，握手道欢，意殊恋恋。然红生以暂晤，旋当各别，每每向馥叹息。馥亦不禁嘘吁。红生又以春茗一封，金扇一柄，丝带一双，玉环一枚，送与何馥。馥以珀坠、京香

答之。生情不获已，复作杂词三道以示馥。其词曰：

重逢，把酒临风。莺声依旧过墙东。却忆当时  
，尽变芳丛。■行色已匆匆，情绪无穷。明年花发向谁  
红？料得玉楼依去后，自有人同。

——右调《浪淘沙》

轻云日暮凝寒碧，芳草萋萋，遍南陌。此后相逢浑未得。  
一番憔悴，满腔萧索。总为伊悲戚。东君那惜天涯客，浪把  
殷勤相掷。魂梦只愁山水碧。彩笺题遍，青衫泪湿，料得无消  
息。

——右调《青玉案》

碧天暮冷，想楚风瘦月依然如昨。咫尺天涯成浩叹，总是  
东君情薄。纸帐寒生，牙床烟锁，辜负当时约。最无聊处，空  
斋相对萧索。即有阮藉风流，相如词调，至此还闲却。别后  
不堪云梦杳，生怕他人轻诺。凤去秦楼，莺离楚树，消息应难  
托。闲情万斛，请君及早收着。

——右调《念奴娇》

何馥看毕，笑道：“东君固为情薄，然玉楼君去，岂复有  
人同耶。”二人话得兴浓，适值何半虚不在馆内，即于太湖石  
畔，竹荫之下，解去亵衣，瓷意谐谑了一会。其情款款，绝妙  
男女欢媾一般，初不知为二男相并也。即而事毕，红生叹息道：  
“昨闻文宗将到，只在数日之内，弟即束装别去，不知后会有  
期否？”何馥道：“只在尔我有情，奚虑山遐水阻。愿兄着  
意功名，不必以后会挂怀也。”遂一同趋进书斋。忽何半虚仓

忙走至，向着红生说道：“弟有一事，欲借重吾兄大笔，未识允否？”红生道：“愿闻尊谕，尚可效力，敢不领教。”何半虚道：“时下王团练，闻得咎都督高升部署，其父咎老封翁七秩寿辰，特央小弟写一锦轴贺寿。弟恐鄙俚不堪，意欲求恳吾兄至家，代笔一挥。”红生唯唯应诺，并不推辞，竟辞了何馥，遂一同前去。一到了何家，急忙置酒款待。饮至半酣，何半虚忙唤家童取出锦轴来，红生展开一看，却是一幅金镶蜀锦的寿轴。看毕，便索笔要写，何半虚道：“弟有一律，尚未成章，当口占请教。”便朗朗念道：

香满金炉烛满台，八仙仿佛下蓬莱。  
鹤如白雪云中舞，桃似朱霞海外来。

红生微笑道：“尊作固为妙绝，但止半律。不如待小弟完篇罢。”遂援笔写道：

片片丹霞绕户明，北堂寿域届斯辰。  
风来瑶岛香初度，月泛琼觞花正春。  
云外已来青鸟使，庭前喜看彩衣新。  
一樽遥向南山祝，愿得遐龄比大椿。

写毕，何半虚哦咏数四，连连称赞，复以巨笺索诗。红生便将所作秋兴八首写道：

西风飒飒送悲笳，篱下秋寒菊未花。  
梁寺残钟敲夜月，汉宫衰草接天涯。  
云连塞北烽常炽，雁到江南信屡赊。  
极目萧条愁不尽，烟深何处望京华。

无边风雨入重阳，雁渡江南到处凉。  
败叶惊残乡国梦，寒砧敲破故园霜。  
风连竹响从秋落，雨带潮声彻夜长。  
一片闲愁无语处，楚山烟树尽苍苍。  
日落平沙野色浓，清溪寂寞冷芙蓉。  
月明湘水谁家笛，风地秋山何处钟。  
钓石于今青藓合，琴台自古白云封。  
关河迢递愁多少，独旁南屏对暮峰。  
画桥秋水接通津，红蓼丹枫处处新。  
满地黄花应笑客，一江鸥鸟暗窥人。  
毡寒夜雨思杨子，裘敝秋风魏汉臣。  
自古豪华俱有泪，五陵年少莫愁贫。  
碧天如水雁来时，野客支颐几度思。  
巫雨不经神女泪，湘涛空绕楚王祠。  
身留海角思仍杳，诗入清秋句自悲。  
风景萧萧催日暮，天涯何处问归期。  
露滴金茎冷玉台，满庭荒草未曾开。  
清江霞影横空落，野塞笳声扑梦来。  
作赋独怀王粲志，长沙偏屈贾生才。  
干戈到处谁能靖，回首南云思转哀。  
秋郊云物望中移，独立长亭怅远离。  
去燕无情还泛泛，归鸿有意故迟迟。  
怀才不辨祢生赋，忧国谁怜屈子辞。  
区宇即今犹战伐，十年沧海泪空垂。  
翠壁嵯峨宿雨收，塞南草木复惊秋。  
鲸鱼寥落空江冷，客子萧条故国愁。  
日远长安青嶂隔，径荒乡曲白云浮。

援毫莫道频题句，杜老经今哭未休。

写得诗既清新，字又端劲，在座宾客，无不称赞。独何半虚口内虽则叹赏，心下着实有些妒忌。正在备酒款待，忽见方兰着人赍书相报。拆开一看，其上写道：

承谕云云，弟时刻在念。已于字婢母处，委曲言之，甚有许允之意。詎料此君，前又假托点选淑女为名，特备礼币，欲求赘入寒舍，即谐花烛。弟向家婢母，又力阻之，所以坚辞不受。但恐稍缓，事必有变。况此君若在，决难妥就。急宜设计，祛之远去。则旦暮可谐，决能为兄作嫁衣裳也。

何半虚为见红生文才高妙，心下已怀着十分妒忌之意。及接方兰的简札看了，便欲设谋陷害。当夜假露殷勤，置备酒肴款待。红生开怀畅饮，直至更阑而散，就留宿于后亭。初时酒醉，上床便即睡去。后渐渐酒醒，只见窗上月光射进，皎如白日。遂即起身，将欲开门出玩。忽听得门上轻轻弹响，连忙启问，却是一个绝色女子。身着一绣衣，外青里朱，下窗八幅湘裙，袅袅亭亭，真是天然国色，斜倚着园扉站着。红生慌忙施礼，那女子亦深深万福道：“敢问郎君即是红玉仙么？”红生低声答道：“小生即是红文晬。敢问姐姐贵姓芳名？因何夜深却在此处？”那女子道：“妾家即在何半虚隔壁，先君已故，止有老母在堂。因值月色甚佳，所以潜出香闺，徘徊半晌，不意与郎君相遇。”红生又问道：“小生偶尔至此，缘何姐姐知我姓字？”女子道：“日间在楼上，望见郎君挥洒寿章，真有子建七步之才，遂询及侍婢，知君为红玉仙也。”红生笑道：“小生祿线庸才，酒后僭笔，乃有辱姐姐，谬为推奖，能无愧

汗。但细观玉貌，想芳年正在二八，未审曾许配人否？”女人道：“老母钟爱惟妾，所以未即轻许。妾又素性爱才，誓必择配。只因日间窥郎，姿宇不凡，又复诗才敏捷，故俟夜阑母睡，潜出以图一会。郎如不弃，可同至舍一谈。”红生欣然偕往。自园门转西，紫竹径内，有小楼三间。楼西又有窈房一带。生上楼时，只见残烛尚明，文哭具备。叙谈半晌，女子取出紫竹鸾箫，求生一弄。红生接箫，徐徐吹了一曲。又持纨扇乞诗，红生举笔写道：

偶携双舄下仙洲，谁想桃源境自幽。  
相对不知明月上，夜深吹笛白云楼。  
女子接过，遂出罗帕一方赠生。上有诗云：  
紫紫红红斗艳尘，香闺寂寞暗伤神。  
欲知黯然双眉色，半是怜春半恨春。

其二：

昨夜东风送暮春，淡烟疏雨滞芳尘。  
细腰莫向南楼倚，花落莺啼愁杀人。

红生看罢，连声赞道：“好诗，好诗，小生俚语兔园，怎及姐姐锦江秀句。”女子道：“俚言求正，岂堪谬誉。但妾今夜潜来会君者，非敢效桑间濮上之行，实因慕君才貌，不耻自媒。倘君不弃葑菲，愿作丝萝之托。”红生谢道：“荷承姐姐过爱，没齿难忘。所恨小生已缔朱陈，不克奉命，为之奈何。”女子道：“郎君既有佳配，贱妾甘作小星。”红生大喜道：“若得如此，铭刻难忘。愿乞示以姓氏芳庚，使小生异日得以

备弊纳聘。”女子微笑道：“到那时自有见妾之处，何消盘问。  
“正语时，忽听得东角园侧，有人呼唤。红生只得惶惶作别。  
要知何人唤生？下回自见。



## 第八回 赠吴钩旅次识英雄

红生当下正与那女子绸缪细话，忽听得有人呼唤，连忙趋出看时，却是何半虚家的小使。因起身登厕，看见园门开了，故此叫唤。红生语以他事，遂闭门而睡。次日天明，作别回去。何半虚送出红生，登时去拜望方兰。方兰接进坐定，叙过寒温。何半虚道：“昨承翰教，悉知仁兄破格垂爱。欲作数字奉复，惟恐隐衷不便形之楮墨，故特拨冗走晤，不知吾兄可有良策，为弟开导否？”方兰道：“荷蒙长兄降睨之后，自揣无功可效，所以时刻挂之心坎。今幸事有八九，但红生若在，不无阻碍。故必如曩时所谋，驱之远徙，才为稳便耳。”何半虚道：“向蒙见谕，弟已相忘了。更乞仁兄为弟言之。”方兰道：“在弟亦别无良策，为今之计，莫如寻一没头事陷害他，使他立脚不住，则这头姻事，可以唾手而就了。”何半虚又慌忙问道：“寻着那一件事？方可陷害他？”方兰道：“只今守汛的王守备，与弟至厚。只须如此如此，便可以陷害那厮了。”何半虚听罢，心下大喜，折手称赞道：“妙计妙计。”遂一同往见王守备。王守备延入营内。相见毕，分宾主坐定，把地方上的闲事，话了一会。随后王守备开口问道：“敢问二位老亲翁光降，有何见谕？”何半虚未及回言，方兰便一把扯了王守备，走到侧边，附耳低声说了几句。只见王守备笑嘻嘻的点头说道：“多承见爱，决当一一遵命。”二人遂即起身作别，王守备送出营门，又向着方兰道：“所谕之事，决不差池。但所许云云，必要如数。”方兰点头唯唯，自回家去。何半虚那晚，也不到寓，竟自回到家里去了。

且说红生，自在寺内，又过了数日，打听宗师消息。方欲收拾起身，忽一日傍晚，听得叩门甚急。红生只得起身启视，却见一人，背着包裹，挨身而进。红生慌忙问其来历，那人答道：“小人唤做花三，系远方人氏。为因贸易，来到贵郡。奈帐目不能上手，今以催索到乡。不料远近并无客店，特向宝刹暂宿一宵。”红生道：“我亦借寓读书，你要寄宿，须问当家和尚。”那人不由分说，竟把行李，向着供佛的案桌边放下，和衣而睡。红生也即进房，读了更余天气，上床安寝。谁料翻来覆去，再睡不着。

约至半夜，忽听得外面一片声沸嚷，约有二十余人，惧是腰刀弓箭，斩门而入。一见花三，大喊道：“盗在这里了。”竟把花三并红生一齐捆缚。红生连声叫屈，众人道：“花三是个有名湖盗，打家劫舍，犯着弥天大罪，我们缉捕已久，谁教你窝藏在这里。且带你到王将爷那边去，冤枉与不冤枉，听凭发落。”遂将铺盖，并那口宝剑，抢掠一空。

候至天明，一齐解到王守备营里来。红生哭诉道：“生员谆谆守法，向来寓寺读书，不与户外一事。这个花三，从不认识。昨晚强要借宿，绝无窝藏情弊，伏乞电情开豁。”王守备那里肯听，呵呵冷笑道：“做了窝主，还称什么生员。这花三既在你寓中，他抢掠的金珠千两，窝在那里？不用刑法，你如何肯招。”喝把红生夹起来。可怜瘦怯身躯，怎生受刑得起，只得认屈招供。王守备录了招词，也不究那贼赃，竟将红生并那宝剑，锁禁在一间冷静屋内，待日起解协镇。

红生被禁，每日茶饭不充，又兼两足夹坏，十分疼痛。自嗟自叹，料想凶多吉少。但父母不能得见一面，每思量了一会，即泪如雨下。一夕更阑人静，月明如昼。正在暗暗悲泣，忽见一个女子，从空降下，向着红生低声唤道：“红郎红郎，你还

认得妾否？我特来救你也。”红生抬头一看，只见两脸胭脂，双眉黛绿。那女子非别，即花神也。便纳头拜下道：“望乞大仙快快救拔弟子。”花神道：“你家虽焚毁，且喜那特丹亭依然无恙。当日感承你拔剑相助，今闻有难，特来相救。你不消忧苦。”便把手一指，那枷锁纷纷自落，两足伤痕亦即平愈如初。花神遂一手携着红生，一手与他取了宝剑，令红生闭了双眼。只闻宝剑一挥，脚下如登云雾，拥着红生，飘飘漾漾，顷刻间离却龙潭虎穴，已在官塘路口了。红生开眼一看，慌忙拜谢道：“自非大仙超救，我的性命，旦暮不保。此恩此德，没齿难忘。”花神把剑递与红生道：“从此一别，后会难期。只是此剑，目下就有出头日子。愿乞珍重珍重。”言讫，已失花神所在。红生趁着月光，向前行了一会。怎奈路途不熟，盘费全无，不觉放声大哭道：“我如今单身逃命，无处投奔。万一有人追来，左右原是一死。正在啼哭之际，只听得半空中说道：‘前往北方避难，不惟保尔无虞，更获功名之路。只此十步外，有黄金二镒，可亟取之。’”红生遂向前一看，只见草丛中火光闪烁。仔细看时，却是一个小匣。启之，果得黄金五十余两，便飞步向北而走。

看官，你道红生这场大祸，从着那里起的？原来就是方兰为何半虚设计，将银五十余两，买嘱王守备，教他先着花三向寺借宿，旋即差兵捕获，其名为放鹰。后因红生逃出，又是何半虚出银，把来做了一个照提。此是后话不题。

且说红生，一路奔走，猛省得沈西苓在北坐监，何不上京一走。一则避此灾难，二则寻见沈生，倘得谋个出身也好。暗暗算计已定，在路晓行夜宿，急急的趲行前去。一日到一店中沽饮，独自一个，慢慢的饮了数杯。忽然想起，家中消息全无，素云姻事未遂，不觉长叹数声，涕泪交下。只见旁边站着一人，

虎形彪目，相貌堂堂。及视其身上，衣衫褴褛，恰像个乞丐模样。向着红生，呵呵笑道：“我辈须要慨当以慷，足下少年作客，正所谓鸿鹄有万里之志。虽则独酌无聊，何故学那楚囚悲泣。”红生听他说话不俗，一发起敬。暗想此人，必系埋名豪杰，便招他同坐吃酒。那人也不推让，便向红生对面坐下。只见那满着座头吃酒的客人，俱喧哗笑道：“这个后生客官，忒没分晓，怎生同着一个花子吃酒。”那人侧着头，任凭众人欢笑，只做不听得，拿起双筋，把三四碗蔬肴，吃得罄尽。又向红生问道：“细观足下，甚有不豫之色，不知有何心事，俺虽沿门乞食之流，素负肝胆。倘不弃嫌，有甚用着俺处，俺须不避水火。”红生惨然泪下道：“小生原系金阊人氏，为因避难而来，不曾与家中父母话别，以此望云增感，不觉堕泪耳。”那人道：“足下既系思亲，何不修书一封，着人带去，以免尊父母远顾之忧。”红生道：“书已写下，怎奈衡阳雁断。”那人道：“足下孝思可敬，俺虽不材，愿作陆家黄耳，为你带去何如。”红生欣然笑道：“若得吾丈肯怜我父子各天，将书捎带，报问平安，誓当铭之心骨，不敢背德。”那人道：“足下说那里话来，我与你不过萍水相逢，因见被难，所以愿作便鸿捎信，我岂图你日后的酬谢么。”红生便向包袱内，取出书来，递与那人道：“半年离梦，千里信音，全在这一封书上。幸蒙老丈慨许寄报，真大恩人也。望乞上坐，受我一拜。”说罢，便双膝跪下，那人伸手，一把扶起。引得左右在座饮酒的，无不相顾而笑。那人重又坐定，从容问道：“足下既云避难离家，此行还到何处地方？作何事业？”红生道：“小生有一故人，援例入监，现今寓在京师，我此去只得投彼相依，以便再为之计。”那人道：“目今流寇纵横，中原鼎沸。大丈夫苟有一材一技，何患无小小富贵。若能运筹帷幄，斩将搴旗，则斗大金

印，取之易于翻掌耳。足下既有故人在京，急宜前去，趁事机之会，成远大之业。至于家事，何必挂怀。况俺这般行径，那些凡夫肉眼，无不笑我是个乞丐。谁想足下一见如故，邀我同饮，这双眼睛，会能物色好汉，也算是一个豪杰了。”说罢，站起身业，正欲举手作别。忽瞧见红生所佩宝剑，便道：“这是龙泉剑，愿借一观。”红生慌忙解下，双手递过。那人接来，定睛细看了一会，啧啧赏道：“好剑好剑，真是丰城神物。不知足下何处得之？”红生知其属意，便道：“老丈，此剑乃家传异宝，莫非见爱么？”那人道：“千金易得，一剑难求，岂有不爱之理。”红生道：“既是这等，即以相赠便了。”那人接了宝剑，只一拱道：“承惠承惠。”正所谓：

红粉赠与佳人，宝剑酬与烈士。

当下座客，看见红生把那家传的无价宝剑，脱手相赠，无不愕然惊骇。红生既将宝剑赠了，便道：“老丈能识此剑，想必神乎其术，幸乞试舞一回。”那人欣然，拔剑起舞。左盘右旋，曲中其度，烁烁闪闪。但见电光万道，惊得红生不能开眼，耳边只闻风雨之声不绝。须臾舞罢，那些座客，始初认他是个乞丐的，无不惊讶，以为异人，茫然自失。那人临去，红生又扯住问道：“愿闻高姓大名，以便佩之不朽。”那人厉声道：“足下要问俺姓名居址，莫非不能忘情此剑，好在异日向我取索么？只是俺四海为家，原无定迹。若问日后相逢，当在金鼓丛中，干戈里面。”话讫，取了宝剑，一拱而去。当晚，红生就在店中歇了。次日算还饭钱，雇了牲口，一直到京。向着城中寻下歇店，便去访问沈西苓。谁想城里城外，整整的寻了十余日，绝无影响。回到店中，闷闷不悦。打点明日，要到八旗

下去访问。

只因红生这一问，管教：毕竟后来若何？且待下回细讲。

## 第九回 闯虎穴美媛故人双解难

诗曰：

已作凌云赋，那堪志未酬。  
看花几失路，醉酒复为仇。  
直道今谁是？孤怀夜独愁。  
秋风情太薄，偏老。

话说红生到京，遍寻沈西苓不见。一日要到八旗营内探问，忽在一家酒肆门首经过，遂进店中沽饮。一连消了两壶，不觉醺醺沉醉。算还了酒钱，踉踉跄跄，取路回寓。只见路旁有绝大的花园一座，仔细一看，原来园门半掩，便挨身进内。但见四围翠竹成林，桃李相间，中间楼房三带，甚是齐整。正游玩时，只见秋千架后，有一美人，年方及笄，貌极妖娆，同着几个使女，在那里折花。一见红生，就转过牡丹亭去。红生注目良久，也随至牡丹亭，却不见那美人。只见亭内琴书笔砚，色色俱备。红生乘着酒兴，磨墨濡毫，题一绝句于壁云：

宿雨初收景物新，醉中何幸遇芳春。  
桃花仿佛天台路，羨杀盈盈花下人。

写毕，步出亭来。再欲徘徊细玩，忽远远听见喝道之声，从外而至。内中一人，绯袍大帽，拥着许多带刀员役，大踏步的踱进来了。红生急欲趋避，早被那官儿瞧见。大喝道：“这

厮怎生在我园内，手下，快与我拿住。”红生此时，酒尚未醒。欲待上前分诉，奈模模糊糊，莫能措语，竟被那人役痛打了一顿。那官道：“这分明是个奸细，不可释放，且带在一边，待我明日细细详审。”手下一声答应，就把红生一推一扯，锁在正堂左侧厢房里面。红生初时酒醉，被锁锁着，即沉沉睡去。及至黄昏时分，其酒渐渐醒来，摸着项上，却有一条绝大的铁链锁紧。心下慌张，罔知所以。只见一老姬，手中拿着白米饭半盂，并鱼肉各二碗，递与红生道：“此是我家小姐好意，送与你充饥的。”红生仰首直视道：“你是何等人家，敢拘禁我在此。”老姬笑道：“你这郎君，兀自不知。北京城内外，那个不晓得这个所在，是俺家总督团营咎老爷的别墅，敢有这等擅闯的么。我小姐为见你斯文俊雅，不是无赖之辈，故特命老身送饭与你。又着我传谕手下员役，明日老爷审问时，叫他们大家帮衬，从宽发落。这也是你的福分，邀得我家小姐这等见怜。”语罢，竟自去了。红生听了这一番说话，心上十分懊悔。没来由闯此横祸，似此孤身客邸，料想没人搭救的了。一夜凄惶，不消细说。

次日饭后，早有三四个兵丁，如狼虎的一般，把红生横拖直拽，一直带到中堂阶下。须臾鼓声三响，只见那咎总督身穿大红暗龙马衣，两边兵役，各执利械，吆吆喝喝的坐出堂来。原来这咎总督，就是镇守吴松的咎元文。为因剿寇有功，升授团营总兵。当下出堂坐定，左右就把红生卸了锁链，当面跪下。咎元文厉声喝道：“你这厮，无故闯入我家园内，意欲何为？”红生哀禀道：“念红文琬乃是吴郡生员，为因求取功名，来至京都。昨晚实系酒醉冒犯，并无别意，望乞老大人电情宽恕。”咎元文微微冷笑道：“分明是一个奸细，还敢说什么生员。叫左右的，把那厮夹起来。”阶下一声应诺，就把红生拖下阶



沿，将要上刑。只见管门的手持一个红柬，慌忙禀说：“有兵部项老爷拜见。”咎元文便站起身来道：“且带在一边。”遂趋至仪门，接着一位官长进来。红生偷眼一看，那官儿恰似沈西苓模样。正欲叫喊，又住口道：“既是西苓，为何又说项老爷。倘或不是，如何是好。”停了一回，只见那项兵部一眼瞧着红生，甚有顾盼之意。红生便想道：“虽不是西苓，也该过去分辨一个曲直。”遂大着胆，等待他宾主坐定，便叫起出来。那项兵部听见，亲自下阶细验，认得是红生。大惊道：“贤弟在家读书，为何却到这所在？”更不待红生回话，即叫随役：“扶起了红相公。”便向咎元文道：“此乃小弟故人红玉仙，是个饱学秀才，不知有甚冒犯处，却被老先生拘审？”咎总督道：“这人是昨晚在花厅上亲获的，不是奸细，即系白撞，老先生不要认错了。”沈西苓赧然道：“同学好友，安有认错之理。就有不是之处，也该发到有关官审理。”便叫随役：“把红相公好好送到衙内，不得有违。”随役听见分付，登时扶拥着红生而去。咎元文愤愤不平道：“此人即系良善，也该待我问个明白，怎么擅自夺去。”沈西苓道：“那些武弁，听凭指挥。他是秀才，只怕老先生也奈何他不得。”遂即起身作别，骡马而归。

红生已先在署中，当下坐定，就把前后事情，备细述一遍。沈西苓再三安慰道：“花三虽则被获，那赃物并无实证。据我看来，决系仇家买嘱了王守备，设谋陷害。今既来京，料想也没事了。至如咎元文别墅，吾兄原不该擅闯，以后切须谨慎为主。”红生唯唯称谢。因问道：“适才兄到咎府，那门役禀称兵部项老爷，这是何故？”沈西苓道：“原来兄尚未知，那嘉兴项工部，是我旧交。自从分袂进京，亏得他青目，只说是项家子弟，随在任所，所以顶了项姓，获中了一名乡试。后又是

他营谋，得补兵部员外郎之职。前已着人赍信报兄，奈因流寇阻梗，半路回转，不及递上。”红生道：“恭喜仁兄，鹏程远举，使弟闻之，殊为忭快。所恨小弟命途多蹇，一事无成。今虽幸遇仁兄，尚无安身之地，如之奈何？”沈西苓道：“吾兄大才，何患功名不就。只要着意揣摩，以图高捷便了。”当晚置酒叙阔，饮至更阑而散。次日收拾书房，力劝红生精心肄业。怎奈心绪不宁，容颜渐瘦，不觉厌厌成疾。时作诗词以自遣。其略云：

闷坐对斜阳，愁杀秋容到海棠。风曰 端催太骤，鸳鸯。  
楚水吴山各一方。

雁落白云乡，足上无书空断肠。路隔天台今已矣，凄凉。  
后日相思后日长。

——右调《南乡子》

枝头莺语溜，叶底蜂簧奏。登楼恰值花时候。楼中人在否？  
楼中人在否？

相思情厚，寂寞双眉皱。梦隔楚山云岫，可怜赢得腰肢瘦。  
海棠开似旧，海棠开似旧。

——右调《东坡引》

且把红生按下不题。单说咎元文，因沈西苓擅行发放，便大怒道：“叵耐小项这般欺我么。此人分时是个奸细，他偏认做故人，竟自放了去。这样放肆，怎好让他。待我寻个破绽算计他一番，才雪我这口恶气。”一日，适值项工部设宴，邀请部属各官。沈西苓与咎元文，也都在席上。酒至数巡，内中有奉承势利的，向着咎元文一拱道：“前日老总翁征服泖湖水

寇，弟辈不知详细，望乞赐教一二。”咎元文道：“列位先生，若不厌烦，小弟愿陈其概。前奉简书，征那泖寇时，只因王彪不谙军务，以致输了一阵。后来是俺奋勇直上，遂斩首五百余级，又倒戈而降者，共三百余人。我想如今寇盗猖獗，原要有些武略，方能济世安民。所以干戈交接之时，原用不着这诗云子曰的。”说罢，只听得满座唯唯称是，独有沈西苓忿然道：“小弟是吴郡人，前台翁剿寇时，亦曾与闻其详。只闻官兵败了一阵，又闻杀害百姓五百余人，却不晓得台翁原有这般克捷。”咎元文听说，默然不语。沈西苓又道：“诗云子曰，虽是用他不着的，然从来武以平乱，文以治世。难道马上得天下，就可在马上治天下乎。故汉高祖有言，追杀兽兔者狗也，发纵指示者人也。”咎元文登时变色道：“你比我作狗么。”沈西苓笑道：“弟不过援述先言，岂敢以狗相比。”项工部亦笑道：“善谗兮不为虐兮。”于时一座大笑，便将巨觥，各劝沈、咎一杯。既而席散，沈西苓回到署中，备细与红生说知此事，因叹息道：“以败作功，欺君误国，莫此为甚。吾岂肯与那厮共立朝端，意欲出本弹劾，兄意以为何如？”红生力劝道：“此人奸党，布满中外。兄当相时而动，不可直言贾祸。”沈西苓道：“我岂不知，只为身居郎署，安肯虚食君禄，而钳口不言，使豺狼当道乎。”红生又再三劝住。于时科考已过，已是七月中旬。沈西苓对着红生道：“兄若早至京师，这一名科举，可以稳取。今场期已近，意欲与兄营谋入监，则易得与试。但须数百金，方可料理。弟愧囊空，不能全为周助，为之奈何。”红生道：“弟乃落魄之人，无一善况。即使进场，亦万无中式之理。但承仁兄厚爱，真出自肺腑，敢不领命。前幸花神救拔时，又蒙指点，拾得黄金五十余两，一路到京，所用不多。其余现在篋内，乞兄持去，为弟打点。倘或仰藉台庇，侥幸一第，

则仁兄厚恩，与生我者等也。”沈西苓即日与红生援例纳贖，入了北监。随又谋取了一名科举。

光阴瞬息，俄而又是八月初旬。红生打点精神，进场与试。及至三场毕后，候至揭晓，已中五十二名举人。沈西苓把酒称贺，红生再三谢道：“皆托仁兄洪福，得邀朱衣暗点。虽则一第，不足为荣。然家贫亲老，姻既未谐，又遭仇难，若非侥幸此举，几无还乡之日矣。”自此红生另寻了一个寓所，又过两日，吃了鹿鸣宴，谢了房考座师，正欲差人归家报捷，适值科场夤缘事发，红生以临场入监，惟恐有人谈论，终日杜门不出，连沈西苓亦为他怀着鬼胎。忽一日，沈西苓早朝已罢，来到政事堂议事。只见江南都堂一本，为湖寇事。”其略云：

湖寇唐云，近复拥众万余，出没于太湖松泖间，以致商贾不通，生民涂炭。臣屡檄守镇将士，及地方官，督兵会剿，而皆畏缩不前，并无斩获。此实总兵将领，漫无方略，而纵寇玩兵之所致也。臣窃谓，萑苻不靖，则必人民鸟兽，南亩荒芜。夫既民散田荒，则钱粮何从征办。而兵饷因以不足。故今日之急务，以剿寇为第一。而剿寇之法，务宜洗净根株，此实国家重事。不得不据实奏闻，伏乞圣恩裁夺。臣不胜惶悚待罪之至。

沈西苓见了本章，向着咎元文笑道：“前闻老台翁说，湖寇唐云已经剿者剿抚者抚，洗净根株矣。今何湖泖间仍复跳梁如故，岂即是前日之唐云，抑别有一个唐云耶？”咎元文涨得满面通红，大怒道：“汝辈腐儒，只会安坐谈论，岂知我等忘身为国，亲冒矢石，为着朝廷出力，何等辛苦，乃敢横肆议论耶。”遂拂袖而出，心下十分衔恨。连夜倩人做就本章，要把沈西苓劾奏。

要知所劾何事？下回自见。

## 第十回 触权奸流西剿寇共罹殃

却说咎元文，被着沈西苓当面讥诮，不觉大怒道：“竖儒如此无理，誓不与共立朝端。”遂央人做就本章，次日早朝俱奏。那本内备说西苓冒籍欺君，不供郎职，与流寇暗通消息。共开八款，遂奉旨下着大理寺审究。项工部见报大惊道：“吾每每说那咎元文奸险非常，不可与之争竞。谁想西老不听吾言，果有今日之祸。”遂往见咎元文，代为请罪。又央兵科给事中田大年，并同年保奏。奉旨姑减一等，押发辽阳安置。沈西苓得旨，因以钦限难违，即与红生作别。恰值项工部亦携酒饯送，三人坐下，痛饮了一回。沈西苓潸然泣下道：“弟为奸臣陷害，远配辽阳，今此一别，只怕后会无期了。”项工部道：“仁兄虽则远行绝塞，料必天相吉人，旋车有日，万乞加餐自爱。”红生道：“今日之行，实为咎贼所陷。弟恨绵力，不能少奋一臂，扑杀此獠。倘有侥幸日子，管杀他也到雷州。”沈西苓道：“吾一身固不足惜，所痛家下老母与舍妹，别无倚赖。倘蒙仁兄念及故人，肯为青目，感戴不朽。”言讫握手欷歔，泪如泉涌。红生道：“天恩雨露，不日金鸡诏下，仁兄且自放心前去。所谕之事，自然领教，不必挂怀。”遂满斟一杯，递与西苓。西苓接酒，悲愤不能下咽，刚饮得一口，遂即放下。项工部又再三解慰。既而酒散，修下家书一封，递与红生道：“此书烦兄带至家中，付与家母亲拆。若在京中，诸事已有老仆主管，我已会付他即到仁兄寓所。待荣归之日，挈带归去。”当下牵袂依依，再欲分付几句，却被长解催促，只得洒泪而别。红生归寓，又作律诗一首，并盘费银五十两，着人赶去，送上

西苓。其诗曰：

洒泪阳关北，相看云路赊。  
别离从此日，生死各天涯。  
露滴征衣冷，风翻雁影斜。  
此行无驿使，何处寄梅花。

红生正在寓中闷坐，忽闻外边纷纷传说，所中本省举人，对上俱要亲临复试。红生也未免把那经史温习一番。到临场那一日，只见御颁题目，却是“皇都春雨”二十韵。红生素习诗词，这二十韵，只消一挥而就。

钟声初应律，斗柄正逢寅。  
奎璧文明转，乾坤沛泽匀。  
卷帘书帙润，落笔墨池驯。  
浪底鼉鸣急，溪边燕影频。  
恩弘培嫩草，怒激散浮萍。  
弱质惊摧委，名花喜濯尘。  
暮烟生古壑，晚浦接平津。  
野豹皆藏雾，江豚尽出滨。  
宫桃红色乱，御柳绿容新。  
气冷侵朝袖，阴浓覆座茵。  
催开孤岭秀，洗出五峰真。  
鸟鹊咸依倚，蛟龙岂隐沦。  
雷鸣千里肃，泽降万家春。  
无语花翻槛，多情鸟唤人。  
风来云片片，水过石磷磷。

瑞应黄农象，祥符虞夏淳。  
耕夫忘帝力，士子叹皇仁。  
诏就来丹阙，诗成献紫宸。  
调元凭硕辅，济世贵经纶。  
幸有怀才诏，还邀御目亲。

红生出场，自觉文章得意，遂将试卷，并平昔窗稿梓刻，遍送朝中士夫。忽一日，官报报来，备说试官将试卷进呈御览，皇上看见了红生排律，龙颜大喜，钦赐二甲进士。红生听说，欢喜不尽，即日进表谢恩，并拜见了科部各官。即欲整顿行李，给假省亲。忽见长班报说：“项老爷来拜。”红生慌忙迎进，坐定，项工部道：“承惠尊稿，句句清新，篇篇珠玉。自应皇上，恨相见之晚。昨弟偶在胥总老府上赴席，胥翁取出锦轴见示，内有仁兄祝词。后至特丹亭小叙，又见壁上绝句，就是吾兄稿中之诗。胥翁闻知，十分钦慕，访得仁兄未谐佳偶，欲将伊女结为尊配，持筒不佞执柯。”说罢，又指着阶下仆从说道：“胥翁惟恐小弟不为转述，又遣盛价在此。一来奉贺高捷，二来恭报佳音。”红生道：“弟已有聘在先，虽辱雅命殷殷，实难遵奉。”项工部道：“前日沈西苓亦言兄未完姻，今何相拒之坚耶。况胥翁虽则武职，官居极品，伊女千金闺秀，淑德素娴，乃肯慕才见招，亦是十分好意，幸乞三思，毋致后悔。”红生正色道：“无论小弟已有糟糠，即使一世无偶，亦岂以胥府为念哉。我友沈西苓，无辜受其毒陷，弟既不能奋臂以雪朋仇，复又与彼结为姻娅，则是上何以对苍天，下何以谢西苓乎。人生世上，富贵不忘其旧，利欲不动其心。我与西苓之谓也。宁肯富易交，而贵易妻哉。况此事亦台翁所目睹也，西苓即台翁之至交也。设使弟贪富贵而就姻，谅台翁决不色喜，何

况为弟作伐，于心安乎。幸乞善为我辞，感甚荷甚。”项工部听说，不敢再劝，快快而退，竟写书回复了咎元文。那些仆从，听见红生说了这番话，更回去一一对那咎元文。那些仆从，听见红生说了这番话，更回去一一对那咎元文说了。咎元文大怒道：“不中抬举的小畜生，怎么这般无状，倒把狂辞唐突我么。想这小畜生，也是南直隶人，一定是沈西苓同党了。前日沈西苓放肆，被我一本，就弄到远远地方，谅这畜生，是第二个小沈了。”正在踌躇之际，恰值太仓王守备，差着家丁，将密揭投递。咎元文拆开一看，内中备言黑天大王倡獗，难以剿除，致彼都院具本劾奏，恳乞请旨调将收服等情。咎元文看罢，大笑道：“那唐云也忒奇怪，我老咎不能剿灭，难道再没有强如老咎的么。又低首沉吟了一会，不觉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呵呵笑道：“我要把那厮陷害，有何难哉。也不须寻他过恶，也不须嘱托纠缠，只消假公济私，明日奏上一本，举荐他征服唐云，却教各路协镇，莫发救兵。待他孤军深入，那条性命，却不稳稳送在黑天王之手。即使不致阵亡，保不得损兵折将。那时以军法究治，也不怕他不死。万一侥幸得胜，我又得举荐之功，再加陷害亦未为晚。”

当下计议已定，次日早朝，即具疏举荐。寻奉圣旨批下，授红生以兵部职方司之职，即着团营总督咎元文，速拨三千羽林军，着即督兵征进，俟有功之日，另行升赏。红生接了诏旨，不胜忧忿。明知是咎元文所害，然圣旨已出，无可奈何，只得领了敕命，刻日起程。临行那一晚，项工部与各部属，俱于芦沟桥设酒送钱。既而众官散去，项工部独留在后，执手向着红生道：“兄亦晓得么，此举乃咎总督以却婚之故，所以假公济私。明为保举，实图倾害。惟兄以军务为重，早晚用心，以成大功，弟当侧耳而听捷音也。”红生道：“咎元文狡谋陷害，



小弟已悉其情。但今为天朝效力，虽马革裹尸，亦何畏哉。”遂与项工部作别而散。

次日起程，集点将士，却多是一班疲病老弱之辈，并没有半个壮丁。红生暗暗叹息道：“前日咎元文率领许多兵马，兼有王彪助阵，尚且损兵折将，不能克服。况今势非昔比，以疲惫之卒，而欲剪此强梁之寇。咎贼的谋计虽工，在红某一身亦不足惜，其如国事何？”遂上疏请益，疏凡三上，俱留中不报。红生不得已，只得领了三千军士，迅速出京。在路脂车峭帆，不一日已抵泖湖，自与唐云对敌，按下不题。

却说何半虚，自从问了红生照提之后，弃儒纳吏，随又营谋考满文书，托人进京翰选了山东鲁桥驿一个驿丞，遂与方兰商议，要作速行礼做亲，以便一同赴任。方兰道：“只今红玉仙已经逃遁无踪，若要行礼成亲，只消我三寸舌，向着家婢母甜言说合，不怕不从。但舍妹性资执拗，须要缓款而行，方得妥就。设或吾兄如此造次，小弟便不敢斗胆相许了。”何半虚看见方兰作难，料因心事未足，便将所许的八十两找足，外又加礼银四两，尺头二疋。方兰得了许多礼物，满心欢喜，便领了他的言语，即向方老安人面前，再三撮合。只因这一番，管教：

云翻雨覆风波起，玉碎香消脂粉寒。

毕竟方兰走去，说出什么话来？要知瑞的，且听下回解说。

## 第十一回 势利婆信谤寒盟

诗曰：

月下良缘已有期，谗言忍把旧盟欺。

谁知贞媛心非席，石烂泉枯总不移。

话说方兰，既得了何半虚的重谢，急来向着老安人说道：“红玉仙为窝赃的事，前解到防官王守备处，正欲鞫问，谁想心虚，从着半夜里，竟自逃走了。现今行文各处查缉，大抵是出头不得的了。所虑妹妹今已长成，还是别选良姻，还是守他来成亲么？”方老安人失惊道：“原来他做了这样违条犯法的事，早是你来说着，不然我那里知道。只是他小小年纪，做了一个秀才，怎不守分。如今又不知逃在何处，若把你妹子嫁与他，只怕误了终身。若就别许人家，又恐老红要来说话。以此两难，如何是好？”方兰道：“那红老儿是说不得的，他不曾费得半个铜钱，我这里并没出个八字，又没有聘书与他，怎见得就是他的媳妇。况且是自家儿子，做了不法的事，终不然把一个清白闺女，去嫁那不肖子不成。凭他告到官司，也是说得过的。”只这一番话，却中了方老安人的心。遂点头道：“侄儿你到说来不差，只是如今所许的人家，须要胜着红家几分才好。据你前日所说的何宅，不知人家何如？可以对得么？”方兰道：“我正为此事，要来与婶母商议。谁想何某已有了官职，不日就要上任。若肯许他，须作速出一庚帖，等他即日行礼。若婶母要依前盟，守着红玉仙回来，待我回绝了何家

罢。”方老安人听说何半虚有了官职，不觉喜道：“你说来不差，悉凭你主持就是。”方兰听见许允，满心欢喜，连忙去对何半虚道：“承托的事体，家婢母初意，坚执不肯，被我再四把那话儿笼络他，业已妥当的了。但须作速订期纳聘，省得迟则有变。”何半虚大喜道：“完美此姻，皆赖仁兄玉成厚爱，此恩此德，容当图报。至如聘金礼物，一一遵命便了。”遂选了吉日，送过聘来。方老安人少不得备办回盘礼物，俱不消细说。

却说素云在房，闻了这个信息，心下惊疑，暗着凌霄探个明白。谁知方兰与老安人做就机关，只说道是红家行聘，不日就要亲迎完娶，素云也信了。倒是凌霄乖巧，当行聘那一日，悄悄的偷那礼帖，把与素云一看。只见上面写着“何某端肃顿首拜”，止不住腮边扑簌簌滚下泪来。凌霄再三安慰道：“是与不是，且再商量，何消这般烦恼。”素云道：“你那里知我的心事来。从来婚姻之事，一言既定，终身不移。所以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。当初我爹爹亲口许着红生，虽则六礼未备，那股钗儿，已算是下定的了。况我明知事必有变，曾着你去约他面会两次。生死之盟，前已订定。岂料母亲听着谗言，背盟寒信。我若依允，却不做了失身之妇。若不肯从，怎生退得何家？”左思右想，与其偷颜失节，不若一死，倒觉干净。说罢，又唏嘘不已。凌霄又从容说道：“闻得何家已选了什么官儿，若完了姻事，就要上任。据着贱妾看来，比着红家更胜几倍，料想老安人主见不差，小姐何为固执。”素云变色道：“你说那里话来。莫道何家是个吏员官儿，就是当朝显宦，也难变易我一点冰心。甚且那一晚，亲口订约。青天明月，实共闻此言，岂得以贫富易心，腆颜苟活。况人孰无死。我若死得其所，可以含笑见我爹爹于地下矣。今后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再休多言。”正在唧唧啾啾，恰值老安人走到。素云慌忙把头

来掇转，以袖拭泪。老安人惊问道：“吉期已届，吾儿有甚烦恼，反掉下泪来。”素云道：“还说什么吉期，孩儿的性命，只怕不久了。”老安人便把凌霄唤去，问其缘故。凌霄将素云的心事，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吓得老安人心下着忙，急与方兰计议道：“俱是你劝我许了何家，如今你妹子要死要活，不肯依允。万一做出一件事来，如何是好。”方兰道：“做侄儿的原是一片好意，况何生虽则三考出身，也是一个小小官职，有何辱没了妹子。如今只索催他早些娶了过去，婶母还该用着好言开慰。想妹子也是一个聪明的，岂不晓得好歹。”老安人原是个没主意的人，听了这一番话，只得又到素云房内，徐徐劝道：“吾儿且省愁烦，量做娘的，只生得你一点骨血，岂不要安放你一个停当。奈因红生家事日渐消乏，近又做了窝藏不法的事情，所以将你许了何家，有甚不好处。你只管执拗悲啼，却不要苦坏了身子。”素云目叹道：“儿若依了母亲，做不得失节之妇，若坚执不从何以回得何家。如今儿已有个两全妙策，教他早来娶去，决不累着母亲受气。”老安人听说，才把鬼胎放下。话休絮烦。

不一日，笙歌动地，鼓乐喧天，何半虚家的亲船已到。素云暗暗妆束已定，向着祠堂，痛哭了一场，遂即移步出厅。方兰只恐有变，也不叫何生奠雁，竟唤着几个妇人，把素云推拥上轿，如飞的抬下船去了，自己却与凌霄另在小船送去，那嫁妆又另贮一船。行不上三四里光景，忽听得锣声响处，四下喊声骤起。只见芦苇里面，撑出几只巨艘。上面枪刀密布，竟把亲船拦住。为首一人，原来就是黑天王部下的陈达。看看觑近，抢上船来，把素云连着轿儿扛了过去，妆奁器皿也掳得精空。何半虚急忙赴水，才逃脱性命。方兰在后船看见，便拉着凌霄上岸，在黑地里藏身半晌。看看贼已远去，心下想道：“我本

意只要拆散红生的夫妇，以消当时恶气，故在婶母面前十分撙合，又在何半虚面前一力担当，谁料忽地里生出这个变故来。若归家去，不但婶母见责，连那何半虚也要怪我，终不然还他银子不成。更有一件，日后红家知道，这场是非怎生分解。何不趁此机会，骗了凌霄，拿些银子，出到外边暂住一二年，再作区处，有何不可。”当下暗暗算计已定，遂把凌霄藏在僻处，自己飞身回去，悄悄的取了四五十银子，哄着凌霄，只说领他归家，一径的雇船往外去了。不题。

再说素云，被着陈达掳去，送至中军请赏。黑天王一见，心下大喜。对陈达道：“我这里有多少女子，却无一个绝色。谁想你拿着这样一个美女，真正有沉鱼落雁之容。使我一见，不觉为之神醉矣。自出兵至今，汝的功居第一，另行重赏。”又向着素云道：“美人，我且问你，姓甚名谁，年纪多少？”素云已惊得魂魄俱丧，唯低头流泪，不措一语。黑天王道：“你不须害怕，我将你做第二位压寨夫人，怕不富贵哩。”素云厉声答道：“贱妾已有丈夫，断无相从之理。如不放归，愿求一死。”激得那黑天王性起，正要捉进强奸，谁想已有人报知仇氏。原来仇也有五六分姿色，亦系良家女子，素性淫悍，被着黑天王掳作正妻，却是十分畏惧。当下出来问道：“闻得出阵，拿着一个美女，可唤过来与我一看。”素云连忙走至面前。仇氏细细的看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此女虽则美丽非常，若留之恐有不利。”黑天王忙问所以。仇氏道：“我昨梦一仙姑，指一女子对我说道：‘此女命犯伤官，花烛之夕，其夫就该遇难。若或留之，月内定遭其克。直待百日之后，恶星过度，方可成亲。今此女与梦中相似，又闻自亲船掳来，则花烛遭厄之说，已符矣，岂可收纳，以被其殃乎。’”说罢，即带素云，幽于别室，防禁甚严，永不许与黑天王相见。

单说素云，自遭幽禁，每日蓬头垢面，时时痛哭，将及月余。忽一夕，风雨萧瑟，雁唳蛩吟。素云想起幽囚盗窟，目下虽不被污，终难保免，不如早寻一死，倒觉干净。忽又想道：“若竟是这般死了，不惟大仇未报，母恩未酬，又不知红郎今在何处，永无见面之日了。”想一会，哭一会，将至夜分，又泫然泣下道：“我今身罹虎口，迟早总是一死，何须苦苦恋此薄命。罢罢罢，我只索要自尽了。”遂将腰边绣带解下，悬梁而死。可怜：

倾城倾国佳人，化作南柯一梦。

谁想素云命不该绝，将要悬梁，忽即沉沉睡去。朦胧之际，见一仙女，抚背而言道：“吾乃尔夫家后园牡丹花神是也。汝不可短见，日后还有钗接镜圆的日子。目今罗星将过，还有一番水厄。特授汝以花须丸二粒，服之便可转死还生。珍重珍重。”素云接过，一口吞下，倏忽间遂不见了仙女。须臾醒来，犹觉余香在口，暗暗惊喜道：“既是仙女救我，或者还有出头之日。只得勉强挨度，再为区处。”曾有名贤一诗为证：

惆怅佳人命最慳，才离虎穴又龙潭。  
若非此夕花神救，安得明珠日后还。  
且把素云按下不题。

再说红生，领兵出京，一路上官府不敢怠慢，到处措备粮饷应接。不一日，来到苏州，即着内丁，同了沈家苍头，先到沈西苓家内下书。又差人到家报喜。自己却为军情事重，不敢擅回。

一日正在舟中闲坐，只见报道：“太仓王守备迎馈礼物。”红生看了手本，放在一边，置之不问。自卯至酉，并没一个人睬他。只得纳闷而去。到了明日清晨，又至船边伺候。如是者三次，竟不得相见。至第四日，候见红生上轿，认得面貌，就是前日把来问过照提的，不觉大惊。登时换了青衣小帽，央着本处乡宦钱世行，现任按察司廉使(致仕在家)，王守备就央了他办下二百余金一副盛礼，下船请罪。红生再四推辞道：“既蒙台命，不致难为他就是了。这礼物决不敢受。”钱世行便深深的打着一拱道：“前日王弁曾获罪于老总台处，皆由奸人何半虚之计，实与他无涉。惟失于查察，获罪深重，容俟日后捕获时，自当解至台下，听候治罪。若使所备微仪，不蒙点领，则治弟亦不敢代为荆请矣。望乞海涵曲宥，则弟亦叨庇无尽。”红生道：“虽是何半虚造谋枉屈，你为防官，就该审豁。为何通同设陷。今承老先生见教，姑恕不究。这些礼物，亦只得权领。”说犹未已，那王守备跪在船头，只管叩首不已。红生竟不睬他。钱世行道：“今日王弁实已悔过待罪，伏乞老总台不念旧恶，所谓大人不作小人之过。”红生笑道：“若非老先生力为见谕，决要处置他一个死罪。也罢，就着他为前部冲锋，以便将功折罪。”遂于当日，点起军兵，以裨将甘尽忠、水从源为后队，自己却与老将乌力骨，统领中军。一鼓造饭，二鼓取齐，三鼓进发。浩浩荡荡，杀奔泖河而来。

要知胜负何如？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二回 贞洁女捐躯殉节

当下红生领兵征进，先着探子，前去探听虚实。只见纷纷回报，黑天王正在山前点兵候战，鲁仲在山后看守营寨粮草。红生便唤甘尽忠、王守备分付：“你二人可带本部兵五百，俱打着贼兵旗号，埋伏在两旁芦苇内，待他兵出之后，随即上山放火，夺得营寨即为头功。”又唤水从源分付道：“你带部下人马，俱驾小船，前往山后水湾埋伏，只看山头火起，便从后乘势杀上，必得全胜。”分拨已定，自与乌力骨，领着中军，往山前进发。一声炮响，忽地里冲出五六十号船来。红生忙教摆开船只，两下混战一场。红生往后便退。黑天王赶至，略战数合又走。黑天王见红生船只乱动，遂招动令旗，前来追赶。未及数里，忽见山上火光烛天，烟气蔽日。黑天王只道粮草上火起，无心恋战。舍了红生，望着自己营寨而走。红生见他回阵，料得贼已中计，便同乌力骨回身杀上，又战一阵，杀伤贼众无数。黑天王慌忙下在一只小船而去，将近沙岸，只见山上炮石如雨，铙箭交加。左边冲出王守备，右边冲出甘尽忠，大杀一阵，竟不知有多少兵马在此。却不敢上山，遂绕山而逃。不料红生后又杀至，与王守备二将合为一处，就换乌力骨把守湖口，自与二将杀入老营。那鲁仲见势头不好，便弃了粮草，奔救大寨。将及交锋，背后水从源又驱兵掩杀一阵，鲁仲只得领了败残人马，望着左边小山，僻处逃躲。红生也不追赶，即鸣金收军。赏劳已毕，就在山下扎寨，自与水从源扮作小军，乘着一只小船，前去侦探。

约行二十余里，到一芦渚滩头。只见一只渔船，捞着一个



死人在那里喧嚷。红生上前看时，却是个女子的尸骸，尚有几分气息。就唤渔船上的婆子，与他换去湿衣，把姜汤徐徐灌下，看是谁家闺女，好着人送他回去。正解衣时，忽见右臂上有小包一个，红生打开一看，是一段白绫裙幅，裹着一股玉钗，裙幅上又有绝句十首，一半字迹模糊，其一半云：

自怜薄命强依人，贞节那知不受尘。  
寄语慈亲休怅望，入江犹是女儿身。

其二：

一点冰心矢不磨，孤魂飘泊更如何。  
江妃有意从为伴，羞杀东陵设网罗。

其三：

冷冷碧水涨清溪，此夜孤魂何处啼。  
河伯若教怜薄命，东流反向洞庭西。

其四：

夜静挑灯读楚辞，从今何处托心思。  
生前未获谐鸳侣，死后相逢那得知。

其五：

一别慈帏已八春，涛声岳色共愁人。

愿持节义轻身死，玉碎香消总不论。

——薄命方素云临死偶书

红生诵毕，方知就是方素云。慌了手脚，便自去抱过船来，覆着绵絮，灌着姜汤。有顷，吐出了许多泥水，虽不能言，却已有几分苏醒了。红生急忙望空祷告，俄而素云星眸微启，低声说道：“这是什么所在呀？红郎为何却在此处？莫非是梦中相会么？”红生向前便告以捞救之由。既而坐定，备询其投水之故。素云哭诉道：“自与郎君别后，为遭兽兄不仁，强夺妾志，将妾许配何家。那时妾自分必死，但恐累及老母，以是隐忍苟活。不料何贼亲迎之夕，正拟以颈血溅其衣，却被黑寇手下的头目，掳至贼营。又欲强污妾身，幸喜盗妻仇氏，囚妾于别室之中，更获仙女授我灵丹，许我有相会之日，故尔迁延存命。然妾自料必死无疑，谁想昨日官兵征剿，黑寇战败而遁，仇氏与众将俱各分窜，不知下落。妾恐出头露面，又多一番辱，因作绝命词十章，投湖自尽。谁料获遇郎君救起，复得全生。想那仙女之言，果不虚谬。但不知我方氏祖上，做了许多恶事，使妾受此磨难。”说罢，不觉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。红生再三劝慰道：“小姐不必悲伤，大凡姻缘生死，会合分离，总是前生分定的。即如何贼与那方兰两个，用尽机谋，终成虚想，还亏得你冰清玉洁。这都是我在京日久，致你受此折挫。今日相逢，真出自意外，所谓天作之合也。但目下领兵在此，正与唐云厮杀之时，只恐留下不当稳便，随即差人护送回去，以俟剿贼之后，另容相会便了。”素云骇然道：“郎君向在那里？何幸得此荣职？愿乞为妾细道其详。”红生遂把别后事情，也略略说了一遍。素云不胜欣喜道：“如此待妾先归告知母氏，可不悔死他也。”红生遂出银一两，赏了渔翁。即备船

只，就着渔船上的老嫗，护送前去。从小港转至白秀村，着即上复方老安人教他好生调养，待剿贼复命之后，请假完婚。先具白金一百两，为小姐压惊之费。分付已毕，同了水从源送出港口，方才归入帐内，商议捣巢覆穴之计。

当日造饭食罢，点起合营将领，遣乌力骨等，直逼贼营。那黑天王自从折了一阵，归遁武山，正与众将会集，整顿军船复战，忽见乌力骨已统兵近寨，便大怒道：“匹夫如此小觑我，若不与他决一死战，我也决不敢望图王夺霸了。”即刻点兵下山，列成阵势。两军相遇，正在白苹桥迎敌。红生挥兵掩杀，把黑天王围了数匝。怎当他十分骁勇，大喝一声，官兵退下数里。乌力骨渐渐气力少怠，不敢当锋，望着本阵而逃。红生见乌力骨战他不下，遂唤众将一齐杀出阵来。水从源正撞黑天王船，未及数合被黄俊暗地里射了一箭，正中左肩。黑天王赶来抢时，幸得王守备接住，救得回来，已是箭深入骨，未几而死。黑天王遂即奋勇拒杀，红生率着甘尽忠、乌力骨驱着大队人马敌拒。站出船头，高声唤道：“唐云，我这里天兵已下，你还不知死活，辄敢抗拒么。我劝你不如及早投降，庶不致死无噍类。我又为你保荐，使你不失封侯。倘仍前跋扈，只怕后刃一加，你便噬脐无及了。”黑天王大笑道：“我只道朝廷差着什么大将，原来是个白面书生，那里晓得兵家妙算，却是自来送死。”说罢，遂挥着众贼，冲杀过来。甘尽忠慌忙接住，两人混战了一会。不料陈达架起大炮，只一炮，把红生的大船打得粉碎。甘尽忠失脚堕水而死。陈达遂乘胜赶来。乌力骨舍了黑天王，竟与陈达厮杀，两个又战至傍晚，不分胜负。史文看见不能取胜，便披发仗剑，作起法来。只见口中念着神咒，道一声疾，顷刻间雨雹交加，满天蔽着黑雾，对面不能见人。红生在船，站立不住，只得弃船登岸。那军士刚刚渡得一半，越觉

风狂浪涌，霎时间把那船只，都翻在水里了。官兵溺死者，不计其数。乌力骨向前禀道：“贼兵甚锐，兼有妖术，我军若不退去，皆葬在鱼腹中矣。望乞作速传令退军，以便取到救兵，再图剿灭。”红生依允，只得退回十里，查点将士，折了大半，心下好生闷闷不悦。当夜惟恐贼兵劫寨，众军皆不卸甲。

将有一更天气，只见月光皎洁，红生步出帐前，看那星斗。忽见一人，布袍素服，腰边挂着宝剑一把，向红生笑道：“别来未几，恭喜仁兄，荣登黄甲，奉旨出征。小弟偶尔相闻，特来问候，不知还认得故人否？”红生听说，只道是贼营遣来的刺客，吃了一惊。那人又笑道：“仁兄休得惊疑，可记着当时在酒店中把宝剑赠那乞者么，即俺是也。”红生便大着胆，近前仔细一看，认得面庞不差，遂延入帐中，分宾主坐定。红生备细告诉道：“小弟原系文弱书生，不谙军旅，谁想登籍之后，即遭奸臣中伤，致奉圣旨，着弟领兵剿贼。不料自与唐云相拒以来，屡战屡北，今日损兵折将，又大败一阵。若欲再战，并无良策。若即退兵，又恐朝廷以失机绳罪。以此进退两难，计无所出。天幸遇着仁兄赐顾，不知可有胜局，以救三军之命么？”那人听毕，不觉呵呵笑道：“红兄之言，何其懦也。量那唐云，不过泖湖中一草寇耳。虽有数千人马，皆乌合之众，可以灭此朝食，何致数败者哉。昔日范中淹朝琦二公，亦皆文章科第，乃胸中却有十万甲兵，故西夏人为之谣曰：‘军中有一范，西夏闻之惊破胆。军中有一韩，西夏闻之心胆寒。’彼二公者，独非文士乎。今足下初登仕籍，即奉简书，正宜出破贼，扫清泖荡。上免当今宵旰之忧，下慰吴中士庶之望。所以取荣名，享厚禄，在此一举。何乃以小小挫失，遂怀退避耶。”红生听了这一番话，涨得满面通红，连声谢道：“小弟不材，幸蒙仁兄赐谕。顿开茅塞，不觉愧汗浹背。但目下正在危迫之

秋，万望仁兄有以教之。”那人道：“既值败残之后，还宜按兵不动。可速移檄当道，请兵救援，并察贼众来往险要河港，严督居民钉栅断堰，以截其去路。更差心腹，潜至贼营，行离间计，使彼自相伤残，则可以一战而破矣。兵贵神速，更贵出奇。神而明之，惟在足下之一心耳。”红生肃然起敬道：“多谢指教。”遂命左右，备酒款待。

当下两个，促膝细谈。饮至三更天气，那人道：“小弟此来，一则奉候台兄，一则有事相恳。前在酒肆中，匆匆乍会，即蒙以家传无价之龙泉见赐，如脱敝屣，岂今荣叨恩命，钱粮出于掌握，反有不为鄙人周济者乎。倘不见拒，愿当实告。”红生慌忙问其来意，只见那人言无数句，有分教：千余将士，几何尽丧洧湖。

要知端的，下回便见。

## 第十三回 凭侠友功成奏凯

诗曰：

为友倾肝胆，提戈解寇围。  
千金轻若屣，一诺重难回。  
报国宁辞险，图功岂惮危。  
妖氛从此靖，奏凯向朝归。

且说红生，当夜置酒款待那侠者。那人道：“俺此来有事相求，若不见拒，愿当实告。”红生即问其来意。那人道：

“别无他事，特向足下暂借粮米二百担，白金三百两。到十日之后，即当加利奉纳，决不敢谬约也。如蒙见许，现有人舟等候，幸祈即发为感。”红生便叫管粮军士，着今照数付去。乌力骨听见，连忙近前密禀道：“现今军中乏粮，若发去许多，万一愆期不至，岂不误了大事。”红生道：“汝言固是正理，但业已许诺，只得付去便了。”那人看见左右俱有难色，便道：“若或贵役不肯相托，俺岂敢强借，就此作别了。”红生欣然笑道：“蒙兄约在十日之外，弟即着令除了十日口粮，其余照数奉与仁兄拿去。大丈夫肝胆相孚，千金不计，况此些须而有吝色者哉。”那人便指挥随来数人，将米运放舟中。向生一拱，竟自下船而去。于时天色大明，只见黑天王率着众贼的船只，约有五六百艘团团围住，四边炮响如雷。红生看见来得势头，即使收兵上山，只得勉力拒守，以待近处援兵。谁料各路守镇

官，俱受了咎元文的约束，那一个肯发兵来。一连拒守七日，人心愈危。怎奈贼兵愈众，山下围得铁桶相似。红生料难脱身，大哭道：“我为奸臣所卖，以至此地。今日为国而死，诚为死得其所。”遂召诸将安慰道：“尔等随我出征，本图建功立业，谁想天助寇贼，致遭数败。古人有言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只要死得其所耳。今我势穷力尽，若同尔等降贼，亦有何难，只是日后朝廷别选良将，再来剿除，却不是仍旧一死，不过偷生几日，却贻万世臭名，非豪杰之所为也。为今之计，到不如舍命一战，或可全生。就是力毙而死，也不失做个忠臣义士。当日田横之客五百人，自杀在海岛中，至今称其义勇。倘尔等不以我言为然，愿速斩我之头，以献唐云可也。”众军听毕，哭声震地。顷之，俱踊跃大呼道：“我辈愿死不愿降。”红生见众军士肯出死力，遂复出战。自午至酉，两边伤亡甚多，不能取胜，红生只得仍旧上山。

其夜二更时分，坐在山顶石上，只见贼将史文领了二百余人，绕着山脚巡哨。仰首见了红生，大叫道：“红爷不必害怕，我有一言奉告。闻得朝廷发与红爷，止有二千残弱之兵，今已深入不测，死伤大半，料想不能济事了。何不解甲归降，共图富贵。况今世界纷纷，有何皂白，纵使尽忠死节，安得旌表，却不白白枉送了性命。”红生大骂道：“狗鼠盗徒，我恨不能即时歼灭以报，反敢乱言无忌。你晓得红爷是何等样人，敢来饶舌么。”史文明知志不可夺，遂即率众退去。俄而相拒，一连又是五日。不料寒威愈甚，粮又断绝。众军士啼啼哭哭，哀震山谷。

红生与王乌二将，也没做理会。但闻喊杀连天，正在危急之际，忽见西南角上，有几十只大船来到，竟不知是何处兵马。须臾，湖上杀声振动，只见那来的大船上，旌旗蔽日，剑戟横

空，约有五百余人，全身披挂，俱是勇纠纠的精壮汉子。初时还认是唐云一伙，那知一上岸来，就把山下围困的贼寇，冲得七零八落，四散逃窜。内有黄罗伞下，罩着一人。腰悬宝剑，手执丈八蛇矛，生得威风凛凛，气概轩昂，在山下大呼道：“快请红老爷下来相见。”王守备伸头一看，急忙报与红生道：“前日那个借粮的，已把贼兵杀败，特来请见。”红生大喜，疾趋下山。那人迎住道：“蒙兄慨借粮米、白银，原订十日之后奉璧，今特送到，幸勿见罪。”红生再三谢道：“吾兄真信人也。但弟被着唐云围困，死在旦夕。顷闻仁兄已经杀败一阵，不知可能相助一臂否？”那人道：“俺料足下不能取胜，所以特选精粹五百余人，星夜前来救援，保为足下破之。”红生道：“敢问吾兄，从何得此兵卒，以救小弟。”那人呵呵大笑道：“原来足下尚未知俺行藏。俺前年打从伏虎山前经过，被一伙草寇围住，俺拔剑乱砍，一连砍死数贼。那寨主见俺本事高强，便请上山入伙。住不多时，寨主病故，众喽罗遂推俺为头目。以此积草屯粮，四方好汉，纷纷投聚。不上半年，遂拥众三千余人。但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。算来也不是长久之计，每望招安，又无进路。今幸足下收服唐云，俺正好率兵相助，以便归顺朝廷。只为粮草缺乏，所以前来告借，今特送还。愿当剿除此贼，以效微劳。”红生道：“原来仁兄慷慨仗义，乃是当世之豪杰。便欲弃暗投明，愈觉可敬可羨。曩者，请问姓名，未蒙见示。今既殄灭强寇，共立功名，不是埋踪遁迹之时了，望乞剖白。”那人道：“俺姓庄，字伟人，江北人也。自幼遇一异人，授我五雷正法，并兵书一卷。只因二十岁上，为父报冤，杀死仇家一十六口，遂即遁迹江湖，未尝白人。今遇知己，辄敢尽言。”红生听说，益加恭敬。那庄伟人便将送到之米运起，着军士饱食一餐，教他休息。自却领了兵马，杀到平坡大



叫：“唐云，早早下马受缚。”黑天王听得，大怒道：“我与你唇齿相依，为何反来自相攻击。”正欲出战，黄俊在旁说道：“不劳大哥费力，待小弟生擒此贼。”便轮动双刀，直取伟人。伟人大喝一声，竟把黄俊一刀砍死。鲁仲看见，举刀来迎，不一合又被庄伟人一剑挥为两段。惊得黑天王拍马拖刀而走。庄伟人奋勇赶上，只一箭，射中肩窝，便轻舒猿臂，活捉过来。那众贼，弃戈卸甲，愿乞投降者，约有五六百人。其余各自分头逃窜。庄伟人急忙鸣金收军，着将黑天王解到红生帐下。红生便令军士，把来上了囚车，即日解京候旨发落。所获的金银财帛，悉散与众军卒。王守备原居旧职，待请旨后，别加升赏。遂邀庄伟人到营，殷殷作谢道：“若非仁兄到来，弟已死于唐贼之手。今获灭此巨寇，全仗神力。敢问用兵之道，何者为先？”庄伟人道：“为将这道，因敌制宜。上识天文，下察地利。强而示之以弱，实而形之以虚。静如处女，动如脱兔。为奇为正，莫知我之所之，斯为上将耳。至如唐云，不过一勇之夫。虽众至数千，皆乌合之众。惟藉泐荡，以为巢窟。欲剪除之，直易易也，何须劳兵动将，费国家之帑金者哉。”红生道：“弟愧腐儒，不知军旅之事，幸遇仁兄，成此大功，意欲结为兄弟，未知允否？”庄伟人欣然许允。遂备牲礼，当日就对神八拜，订为生死之交。

因以钦限严急，不及省亲。即欲班师就道，忽见管门兵役，向前禀道：“早间拿着一个贼党，现在衙门外，等候发落。”红生便叫解进来。须臾，只见捆着一人，解至阶前跪下。红生喝问道：“看你小小年纪，怎生投在贼营。今唐云等既已阵获，汝何不即时卸戈归顺，直待缉拿。在我跟前，有何话说。”那人俯伏，不敢抬头。低声哭禀道：“小人并非是贼，恳乞老爷超豁。”红生又问道：“你是何处人氏？姓甚名谁？如果冤

枉，可着地邻保结，饶你一命。”那人道：“小的是本地人，姓何名馥，其实是清白良民，望乞老爷详察。”红生便将众军士喝退，分付掩门，且带在后堂审问。暗暗传令，着把何馥的绑缚松了，更衣相见。那些兵丁，互相猜疑。俱道是本官的亲戚，先前拿获何馥的，倒捏了两把汗，连忙向着何馥哀恳道：“小的们有眼不识泰山，一时冒犯，望乞海涵，在老爷面前饶恕则个。”何馥也摸不着头脑，只唯唯答应。既而进去，只见红生嘻嘻笑道：“老弟别来许久，怎不做那长进的事，乃陷身于盗党。幸而遇我，不然几乎性命不保矣。”何馥仔细一看，认得是红生，始把鬼胎放下，欣然拜谢道：“小弟命不该死，幸遇红爷。但其中冤抑之情，一言难尽。”红生便命看椅坐定，从容问道：“贤弟有何冤抑，可为我备细陈之。”何馥道：“弟之冤苦，皆为着红爷而起。”红生惊部道：“我与你天各一方，为何为着我来，这也十分奇怪，须即一一言之。”何馥道：“当日红爷被家兄何半虚，邀请到舍，做那寿诗。弟有弱妹，名唤媚娘，年当及笄，尚未受聘。因为爱着红爷才貌，那一夜潜出闺门，向着月明之下，与红爷相会。将欲面订百年，不料闻谕已经纳聘，遂即许作小星。及至次日，红爷归寓，祸遭那个变局，以后探听，杳无下落，致舍妹时刻思念，命我直到前途访问。不想经过盗穴，竟遭黑天王手下拿住，强屈入伙。弟再四哀求，那里肯放，只今已将三个月。前在阵中，几乎丧命。昨被贵役拿住，绑缚拷打，体无完肤。若非遇着红爷，则命已登鬼。”言讫，泪如雨下。便解开衣服，把与红生细看。果然遍体带伤，红生心下惨然。即时传令，着把原获何生的兵役拿到，喝令重责四十。何馥看打到二十棍，为之力劝道：“这是小弟命蹇所致，还求红爷饶了他这二十棍罢。”红生喝叫放起，忙命备酒。当下与何馥饮酒中间，又细细的问道：“当时

吾弟，并不说起有妹，即曩夜相会，又不肯说出姓名，其中莫非别有缘故？”何馥道：“原不是小弟嫡妹，实姓吴，是弟姨母所出。只因自幼父母双亡，无所依托，所以继与家母。家母爱之如亲女，与弟亦胜如同胞兄妹。故以实情语弟，央弟出来访探。敢问红爷，何时进京，怎生就得荣升贵职？”红生亦备细的将前事话了一遍。是晚直饮至更深而散，就留在帐中安宿。

次日起来，红生执手问道：“贤弟在家，既系无聊。还是先归，还是与我同进京师？待复命之后，一同南回。”何馥道：“承辱厚意，本欲奉陪。但自陷贼巢，离家日久，恐老母有倚闾之望。思欲回去，报一确信，又省得表妹挂心。”红生道：“这也可说得是。”遂取过元宝一个，并方小姐所赠的玉钗一股，付与何生道：“二物虽微，权为聘礼。待回朝之后，即图归娶也。”又作小词一首，附赠媚娘，其词曰：

昨夜东风帘外转，晓来无数凄惶。莺啼鸟语为谁忙？可怜春欲去，空解惜春光。不管落花飞絮乱，只愁香散池塘。佳音虽获寄纱窗。相逢期尚远，相忆在兰房。

——右调《临江仙》

红生送过何猗兰，正欲择日起程。恰值本府知府，并同知司李，备酒在虎丘，与红生称贺，兼为饯别。红生向着庄伟人道：“既蒙郡公招饮，弟与兄早间先到山寺，以作竟日之游。亦古人偷得浮生半日闲之意也。”庄伟人道：“弟亦正有此意。”当下遂一同去游虎丘。

看有何话说，下回便见。

## 第十四回 游山寺邂逅娇姿

且把红生按下，再说咎元文。自将沈西苓劾奏流西，又将红生假公济私，举荐他收服黑天王。以是满朝科道，俱各愤愤不平道：“他虽官害极品，不过是一武弁出身，怎敢窃弄威福，把我等文官小觑，致流者流，降者降。若不将他弹奏一本，将来朝纲必致紊乱。”遂将咎元文阴受泖寇唐云厚贿，反把百姓杀害，充作贼俘，欺君误国等情，做了本头，奏闻圣上。不觉龙颜大怒，立时批下，着将咎元文革了职，候刑部勘问。咎元文闻了这个消息，吃了一惊，连夜打发家小，并将金珠细软，前往浙江暂住。

原来咎元文，单生一女，名唤琼英。年方二八，尚未受茶。自前番在后花园内瞧见红生，丰姿秀丽，心下十分想念。不料咎元文回来撞见，认是奸细，竟将红生捆吊密室。琼英不胜怜悯，候至夜深，密着老姬，潜将酒饭与生充饥。及次日遇着沈西苓救去，琼英方才放心得下。然未知姓甚名谁，无从探访，心心念念，思慕不置。只因年已及笄，春心飘荡，兼值深闺迥寂，从不见人，所以一遇红生，便觉十分属意。闲话休提。

且说当日，随着母氏急忙忙收拾起身，在路晓行夜宿。不一日，舟次苏州。琼英对着老夫人说道：“孩儿一路，为因思念爹爹，心烦意乱今日舟抵姑苏，闻得虎丘山寺，风景秀丽，意欲上崖去，散闷片时，不知母亲允否？”老夫人道：“果然闻得，虎丘为苏州第一胜景，汝若要上，可令乳娘相伴，随喜一会，我自坐在船中罢。”琼英听说，心下大喜。次日清早，催唤早膳吃过，即带了乳姬，并丫鬟仆从，前往虎丘游赏。只

因此一去，有分教：

画船唤起相思恨，佳句消磨锦绣肠。

再说红生，正欲进京复命，恰值府厅各官，备酒在虎丘饯别。红生遂与庄伟人，于早间先到山寺随喜。正在徘徊之际，忽见一队仆媵，随着一个美丽女子，款款而来。红生慌忙前一看，乃一绝色佳人，与方素云不相上下。即着随行兵役，问是谁家宅眷。须臾回说，乃是咎老爷的小姐，名唤琼英。只因咎总兵被着科道纠弹，奉旨革职，所以夫人小姐，潜往浙江暂住。便途经过，到寺游赏。红生听说，大喜道：“原来咎元文也有今日，只可惜他的女儿，曾有一饭之恩，何以报答。”一边自言自语，那琼英觑见红生，也暗暗惊疑道：“昔在园内遇着的书生，怎生也在这里。看他许多役从，难道已经出仕的么？”即着家童问是那一位官长。家童去了一会，登时回报道：“乃是钦差征讨湖寇的兵部职方司红老爷。”琼英心下想道：“或者面颜相似，不是他么？为何就得这般荣擢。”当日回到船中，愈加思念不已。吟诗一绝，以自遣道：

相逢谁解不相思，相见那知意欲痴。

今夜孤舟何处泊？落花空对水差差。

咎小姐到得船中，老夫人即催开船，赶到平望停泊。次日五鼓起身，自向武陵进发。

且说红生，当晚在虎丘寺内，饮宴之后，忽报天使来到，开读圣旨已毕，天使道：“恭喜老先生，剿除巨寇，皇上大喜，特着下官星夜前来，催促进京复命，并要众将官立功册籍，以

便次第行赏。钦限紧急，老先生只索即日起程，不便逗遛了。”红生便与庄伟人，择日班师。一路至北逢州过县，无不尽有人马迎接。

不一日，来到鲁桥驿。那驿丞不早准备，缺少驿夫。本府知府，不好意思，就把驿丞解来请罪。红生仔细一看，认得就是何半虚。佯为不知，厉声喝骂道：“王师奏凯，凡经临地方，上下衙门，无不躬亲迎送。你许大前程，辄敢违误么。”何半虚抬头，见是红生，惊得魂不附体，连连磕头道：“愿求饶恕。”红生喝叫重打四十，即以抗误王师论罪，革去本职。可怜何半虚，打得两腿鲜血淋漓，即日收拾起身回去。自不消细说。

且说红生，不一日到北京，项工部闻知，即到寓中相会。当下叙过寒暄已毕，项工部道：“卯寇纵横，虽则是疥癣之疾，然损兵折将，连年征讨，未获扫清。今仁兄此举，本为奸臣设谋倾害，谁想竟成大功，凯旋复命，使弟辈殊为庆忭。但闻初时，亦屡为贼败，不知后来怎得即尔洗除？愿乞为弟细罄其详。”红生道：“小弟弄笔书生，素不谙军旅之事。前者奉命前去，自分必死。盖权奸名为荐举，阴实中伤，故所调军士，皆老弱疲病不堪者。况又粮草不继，外绝救援。弟虽身先士卒，日夜饮泣，其如贼寇披猖，致遭连败。天幸遇一壮士，援戈相救，遂得转败为胜，得以一战扫除。此君姓庄名伟人亦是江湖豪杰。少不得面圣之后，还要同来奉拜。”项工部道：“此皆仁兄洪福，所以有此际遇。”说罢，即令备酒，与红生称庆。当晚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红生早朝复命，龙颜大喜。便宣入金銮殿，细问平复之由。红生把诸将效力，并庄伟人解救之事，一一具奏。圣上十分慰劳，钦赐蟒衣一袭，玉带一围，官封兵部少堂。庄伟人弃邪归正，平复有功，即授都督之职。乌力骨、王守备等，

俱有汗马之劳，超升三级。水从源、甘尽忠没于王事，荫封其子。宣诏已毕，红生谢恩出朝，拜望同年，并翰林科道各衙门知识。在路，忽遇着咎元文。咎元文远远望见红生，即把马头拨转，向着小路而去。红生陡然想起，前日保我剿寇，本欲置我死地，谁知反得成功，岂不是因祸致福。只有沈西苓被他陷害，至今尚在远方，实是可伤。今幸被弹革职，现在审问。若不与西苓雪冤，更有谁人出力。思忖了一回，遂去与庄伟人商议此事。庄伟人听说，不觉大怒道：“这样奸臣，何消与他絮叨的论辩，我明日早朝，少不得要上朝谢圣。倘或撞着时，一顿打死便了。”红生道：“他既奉旨候勘，是个钦犯，不是这般卤莽的。待奏过圣上，慢慢的与他厮闹未迟。”再三劝慰，庄伟人那里肯听。

次日早朝谢恩已毕，正要出来寻那咎元文，咎元文合该晦气，正在朝房之外，劈头撞着庄伟人。喝问道：“你这个就是咎元文么？”咎元文慌忙应道：“阁下是什么贵职？”那庄伟人便大声道：“簇新钦授都督庄伟人的就是。今早一来上朝，二来要打杀一个奸贼。”话声未绝，挺出升箩大的拳头，只一拳把咎元文打去了十数步。早惊动了文武各官，尽来解劝。庄伟人道：“待我再是一拳，就结果了这奸贼了，到省得他刑部衙门受苦哩。”正在喧嚷，适值红生与项工部来到，竭力劝免。咎元文抱痛而回，竟不知为着甚么缘故。庄伟人既打了咎元文，便去上朝。朝罢，归与红生计议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。我今日即打了那厮，那厮明日少不得决有本进了。明早我与你两个，各弹他一本，倒也使得。”红生道：“弟亦料着。此贼气愤愤而去，决有本章奏闻圣上。与其让他先动手，不如弟与仁兄各上一本。兄把克饷丧师，杀害忠良之事劾奏，待弟把那不法欺君弥天大罪，细细具疏。他已是革职候勘的，怕不将他

断送了也。

算计已定，次早二疏同进。咎元文亦具本进上。圣上看见大怒，便着锦衣卫拿下。其沈西苓，即日召还原职。旨下之日，那些受害的官员，俱各补疏进内，即着三法司勘问。因恩赦减等，发到雷州安置。家小田园，一概抄没。红生与庄伟人闻知，俱各大喜。飞即差人，同着天使出关，迎接沈西苓。

要知后来如何？下回便见。



## 第十五回 上冤表千里召孤臣

诗曰：

金兰旧谊并雷陈，路浦珠还侠气伸。

一叩九重开雨露，归来十里属阳春。

却说红生与庄伟人两个，一同具本，劾奏咎元文。随蒙旨下，着拿元文勘罪，押赴雷州安置讫，便将沈西苓赦还复职。当下红生晓得西苓将至，急忙出关迎接。两人相见，悲喜交集。沈西苓道：“弟自蒙恩谴，只道此生终于异域，永与故人无相会之日矣。谁料赐环恩诏，即得还都。今日此晤，得非出自梦中耶？”红生再三安慰道：“皆因小弟，致遭奸贼中害。自从别后，弟每回肠日九，天幸偶尔春闱奏捷，又遭咎贼假公济私，将弟举荐，剿荡湖寇。幸获扫平复命，得报大仇。今日与兄相会，诚出自圣天子雨露隆渥，并吾兄忠诚格天之所致也。”沈西苓道：“还籍仁兄雪冤，得返故土。自今以后之日，俱君之所赐也。”言讫，又将别后阅历之事，细细的叙了一遍。随即引去见庄伟人。庄伟人欣然置酒款待。三人尽欢而饮，将至半夜，沈西苓向着红生道：“小弟离家数载，白云在望，血泪几枯。今虽幸得还京，已无功名之念，明日即欲上表乞养，未审台意何如？”红生道：“小弟婚姻尚未成就，鄙意正欲陈词完娶。兄既宦情厌冷，弟亦作速出都矣。”二人商议已定，遂各写疏辞归。表凡三上乃许。会庄伟人出镇扬州，便一齐离京起程。城中部属，科道各官，无不备酒钱送，馈银作赆。路旁观

者如堵，各各赞美。

三人离京之后，一路谈笑饮宴，极其欢洽。不一日，早已来到扬州关上，同送庄伟人上任，就泊船在总府衙门前。红生想着扬州名妓最多，思欲前去一访。便改换衣服，瞒着庄，沈二人，止带两个仆从，只说去望朋友，悄悄的竟自踱到院中来。谁想妓女虽多，都是寻常颜色，并无所谓倾国倾城，举世无双者。又闻说城外略有几个好些的，便慢慢的迤迤踱出城来。行了数里，到处访问。看看天色傍晚，回城不及，红生心下着忙。又远远的行了几里，不觉红日西沉，素蟾东出。红生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正思无处投宿，忽远远望见树林中有灯光照出，遂趋步从之，却是三间茅舍，四下甚是僻静。红生叩门许久，只听得里边有人脚步响，乃是一个年少妇人，启门而出。红生便即挨身进内，告求借宿。抬眼仔细一看，恰有几分面善。那妇人亦定睛细视道：“相公莫非姓红么？”红生失惊道：“我是远方来的，娘子为何认得？”妇人道：“原来隔别数年，相公已不认得了。妾即是方家的凌霄，何幸相公得到这里相遇。”红生大惊道：“怪道有些面熟，原来就是凌霄姐。你为何却在这里？”凌霄潸然泣下道：“相公请坐，妾的苦楚，一言难尽。自从相公去后，方兰那厮，竟把小姐许了何半虚。后来何家迎娶，刚到半路，竟被强人把小姐掳去。那方兰惟恐老安人见责，把妾身当日拐了就走，经今数载，不知小姐怎么样了？妾又住在这里落难。”说罢，放声大哭。红生道：“你如今既从了方兰，哭也无益了。只是他在此处，作何勾当？”凌霄道：“据他说在城中生理，妾亦何从查考。只为不肯从他，终日在此逼迫。妾身也是难过日子的了。”红生道：“如今却在何处？”凌霄道：“往常间进城，或一日一归，或间日一归，今已去了数日，说准在明日回来。”红生道：“方兰既要你成亲，

也不差迟，你何故不肯？”凌霄道：“这样不长进的杀才，并没有一点良心，料他是个没结果的，我怎肯从他。”红生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且不要烦恼。只你家的小姐，不知经过了多少患难，如今早已到在家里了。今有个沈相公，当日在你家读书的，已中了进士，现做大官。今泊在萱府前那只座船就是。不如我替你写张状纸，告到他手里，就求他带回，却不是好。”凌霄道：“这等多谢相公，若得还乡，衔恩不朽了。”随急忙忙寻出一张旧纸，教红生写状。一边自去整备夜饭，与生充饥。就在几旁坐下，满满斟酒，以目斜送，甚是殷勤。红生旅邸凄凉，正在久旷之际，又是旧交，未免情动。那凌霄虽无十分容貌，然眉目秀丽，亦自可人。兼值灯火之下，越觉丰庞娟媚。红生又多饮了几杯，乘着酒兴，以言挑之道：“姐姐前日在方家辛苦，今得闲养，面庞更觉标致了好些。”凌霄微笑道：“相公倒会取笑，念着奴家，离乡背井，有甚好处。”红生道：“姐姐既已随着方兰，向来还是一处歇息，还是两处各寝？”凌霄道：“我房在东，他卧西首。”红生笑道：“只怕男孤女独，风雨凄凉，怎当此长夜迢迢，管不得那东西之隔。”凌霄明知讽己，便含笑不答。红生又笑道：“与姐姐阔别多时，还记得晚香亭内，曾试阳台之梦否？今夕何夕，得再相逢，信是天从人愿，不知姐姐意内若何？”凌霄听说，满脸晕红，低了头，寂不做声。见红生这般情厚，又且无人在此，便从旁坐下。既而又将酒满满斟送。红生亦送过一杯道：“姐姐亦须陪饮一杯。”凌霄再四推辞，被着红生歪缠不过，只得吃尽了。谁知量甚不高，吃下了这杯急酒，登时面色通红，把持不定。一堆儿蹲在椅上。红生一把搂住道：“姐姐酒量原来如此不济，愿即与卿再图欢梦，幸勿推阻，以负此良夜。”凌霄双手推开道：“有甚快活处，相公莫要如此。”红生那里肯听，竟与解裙

卸裤。凌霄此时，口中虽则假意不肯，心内早已十分情动，全不是对着方兰的口角了。当下红生婉转求欢，凌霄半推半就，遂即云雨起来。怎见得，旷男怨女，一番情梦。曾有一诗为证：

当年曾已效绸缪，此夕相逢兴更稠。

粉项紧搂唇屡啮，金莲斜耸玉双钩。

往来款款春应满，喘笑吁吁乐未休。

无限欢娱描不尽，回看月已下西楼。

有顷，云收雨散，整衣而起。凌霄重剔银灯，收拾已毕，便同红生一床而寝。

睡至天明，凌霄道：“夜来所言，须得相公与我同去便好。”红生道：“我有别事羁身，兼又不便与你同去。你到那里，我自指点你就是。”遂吃了早膳，一同到城。红生远远指着大船说道：“这只大号座船，就是沈爷坐的。你去船边伺候，待沈爷出来，叫喊便了。”说罢，竟自转去。凌霄候了好一会，才见庄都督送着沈员外下船，凌霄从旁觑得分明，便一片声叫起屈来。沈西苓听见，忙叫手下人拿住，接上状词。看罢，知是方兰拐骗之故，心下转道：“虽是那方兰无赖，做了这般没下梢的事，然当时曾经同窗数载，又不是管属地方官，怎好问得。便写了一个名帖，并那状词与凌霄，着人送至扬州府正堂审问，自己在船等候回复。府官见是沈员外送来的事情，不敢迟误，飞速出牌拘审。差人下乡，恰值方兰归来，不见了凌霄，正在那里喧嚷。差人向前，一把扭住。方兰不知就里，犹乱嚷道：“我是方相公，你怎敢拿着我。”差人道：“我是不敢拿你的，却为着本府太爷请你。”方兰吃了一惊，竟被差役，一直扯到府堂。府尊见了，大喝道：“刁奴才，你拐骗良家女子，

逃到这里，还是掠卖还是奸拐为妻？”方兰才晓得凌霄是这件事发作，只得跪上禀道：“那个凌霄，原是自家的婢女，小人也是簪缨后裔，怎肯做那拐骗之事，望乞太爷电情超豁。”府尊大怒，喝道：“谁许你多讲，且待那凌霄说上来。”凌霄便哭哭啼啼，把前后事情，细细的诉了一遍。方兰跪上去，再欲辩时，府尊不容开口，便抽签掷下，喝叫重打四十。又取一面大枷，枷在头门示众，即将凌霄并回词送上沈爷，待他自家发放。红生闻知，忙至府前，见方兰道：“方兄请了，兄为何这般模样？”方兰哭道：“说也可丑，其年仁兄为了官事之后，家婢母就把舍妹另许何半虚，比及何家娶去，路上又遇着强盗掳去，如今舍妹还不知下落。此事原是弟与凌霄同送亲的。因无面目回家，只得同着凌霄，住在这里。谁想这个丫头，听人唆哄，霏空写着一张状子，告到太爷，竟说我是拐骗，为此屈受刑责。想我异乡孤另，没人搭救的了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，甚是可怜。红生听了，到也慈悲起来。说道：“看你流落异乡，身受刑罚，其实可怜。只是当初你的念头不好，所以到了这所在。我与你无论别的，就是同窗几载，岂能无情。”方兰点头道：“弟自今已经件件晓得了。”红生便向店中，买了一个帖儿写着，便着巡风民壮传进府去。府尊连忙接进贵宾馆内，聚话多时，亲自送出头门。红生见了方兰，假做吃惊，对着府尊道：“这方兰乃是小弟的同窗敝友，不知犯着何事，却被老年翁惩之以法。”府尊一拱道：“领教。”红生别了府尊，府尊登时开枷释放。方兰大吃一惊道：“红玉仙为何与本处太爷相熟？今日倒感激他的大恩，得以开劈。若不遇着他，几乎把那性命送在此处了。”当下再三拜谢，苦苦要留红生到寓。红生道：“我因匆匆返棹，不得工夫。你若要归去，可于今晚作速收拾，明日早到庄总爷衙门前等我。”方兰唯唯，应声而去。

红生亦遂即到总府前来。此时，沈西苓尚未开船，遂同去拜辞庄伟人。伟人又整备筵席，留着二生祖饯。直至次日送出，沈西苓与红生刚欲下船，只见方兰背负包裹，站在岸边等候，红生忙唤他下舱相见。方兰见了二生这般显耀，逡巡不敢下船。红生在船内微微冷笑道：“看你急急而来，恰是丧家之狗。若追前情，决不轻恕。但今见你十分狼狈，我也不必深究了。”方兰听得，只得含羞，走下船舱，撇了包裹，向着二生，深深作了两个揖。转眼望见凌霄，立在前舱，越发面色涨得通红起来，旋即走至后梢去了。二生也佯为不知。

当晚饮酒中间，沈西苓便唤凌霄出见，从容语以其事。红生听见，假作不知。不一日，已到苏州关上。红生谓沈西苓道：“弟以白云念切，归思甚浓，不得造府叩谒。至方家岳母处，亦不暇探候。惟凌霄姐，既承挈携而归，望乞差一尊价送去，殊沾高谊不浅。”言讫，遂即握手言别。

红生即一径到了长兴，拜见红老夫妇。红公与老安人大悦，便问别后事情。红生细述一遍道：“不肖命途多舛，数遇凶危，始遭方兰赖姻事，与何半虚局计，诬陷窝主，被擒收禁私狱，天幸花神援救，得脱牢笼。及至京都，又因醉闯咎元文别墅，被他朝回遇见，认做奸细，拿住不放。又亏得沈西苓救免，既而春宫奏捷，咎贼犹欲害儿性命，将儿举荐一本，奉旨征剿湖寇。当时与贼三战三北，被困山头三日。若不遇那庄伟人解围，早已作睢阳后身矣。其间艰苦，一言难尽。今幸功成名立，得蒙圣恩，钦赐归娶。皆上赖父母之福，下藉庄、沈之力，不肖何有焉。”红公与老安人道：“家无读书子，官从何处来，还自你读书的功效。至于患难险阻，也算做天相吉人了。汝于次日，可到祖莹拜祭，也见你荣名及祖。”红生唯唯应诺。

要知后来何如？下回便见。

## 第十六回 赐环诏一朝联三媛

话说红生又盘桓了几日，遂往太仓州，于旧宅基上，起造堂屋。比前更加齐整。又于花亭之前，起建一座花神阁，内供花神神位。雕梁画栋，备极轮奂之美。但见：

桂殿兰宫，雕甍绣闼。阑干曲曲，备十二之萦回。楼榭崑崙，环三千之体势。春来花木争妍，夏至菱莲竞放。小桥流水逐挑浪以过津，幽径埋香转竹林而入胜。诚为裴度之绿野，不数石崇之金谷。

红生正在建造屋宇，忽报守镇王将爷进谒。红生下阶迎接。原来就是王守备。已为叙功，超升游击。一见红生，便拜谢道：“前者剿灭巨寇，小走并无寸功可纪。荷蒙举荐，得与升赏，感仰厚恩，铭之五内。所有何半虚一事，卑职业已捕获，今特解来候请发落。”遂着手下兵役解进。只见何半虚戴着枷，一堆儿跪在阶下。红生虽是大仇，看了如此光景，却有几分怜悯之意。只得假做不见，自与王守备把些闲话，谈了半晌。恰值何猗兰亦来拜贺，相见礼毕坐定。何馥把进京事情，一一询问已毕，便道：“何半虚冒犯翁兄，罪在不赦。但与小弟实系同宗，所以乃父再三央弟冒恳，弟亦难于启口。倘获以薄面，许其悔过，则感荷巨渥，胜于重生。况何半虚没有兄弟，若蒙严创，则乃父一线之传绝矣。”说罢掉下泪来。红生道：“若论谋我原聘寒荆，并陷我不法，即置之死地，亦不为枉。若以笔砚交游，曾经连床共寓，岂无宽宥之念。只是以同袍而机械



叵测，真一禽兽也。今日不过杀一禽兽，还说甚么何半虚。”王守备亦再三哀恳道：“据着何半虚，向卑职苦苦哀求转恳，亦万分追悔无及。望乞海涵饶恕。”何馥又跪下哀求。红生慨然道：“听了子舆氏一句说话，于禽兽又何难焉。又有二位面上，便宜了这畜类罢。”王守备与何馥，慌忙致谢，遂即起身作别。何半虚连连叩头，相随而去。

那时，红生建造修葺已毕，亲往长兴，迎接红老夫妇还家。那些亲友馈送贺礼，填门塞户，登时声势赫奕。里中老老幼幼，无不称羨。又过数日，卜吉完姻。当亲迎那一夕，方吴二小姐一同进门。真个是笙管沸天，亲宾满座。交拜已毕，正欲迎入洞房，吃那合卺杯。忽外面一片声沸嚷报道：“圣旨已到。”红生急忙焚香迎接，天使进入正厅，开诏宣读。却是圣上赐来封诰，兼闻红生未娶，特命咎元文之女琼英赐配红生。命完姻以后，作速上京赴任。红生谢恩已罢，心下想道：“那咎元文虽系奸邪，他女儿曾有一饮之恩，况今业奉圣旨赐婚。怎敢不从。遂禀过红老夫妇，忙备暖轿接去。当下三位夫人，同赴花烛，拜见舅姑，合家甚是欢喜。那亲戚朋友，愈加称贺，俱不消细叙。沈西苓与庄伟人，亦俱差人驰送贺礼。

当夜，红生与三位夫人饮酒中间，素云道：“妾自与君订约之后，将谓姻好有期，不料兽兄诱母夺志，遂致流离患难，出万死而得一生。今幸团圆，实出自神天佑庇。敢问曩时赠君玉钗、琼簪安在？”红生道：“蒙赐二珍，其琼簪佩带在身，顷刻不离。见簪如见卿耳。”素云道：“那玉钗却在何处？”红生遮隐不得，便把赠与媚娘始末，细说一遍。素云绝无醋意，笑谓媚娘道：“姐姐亦以此钗作合，可称媒妁。今既完聚，何不取来，会合一处。”媚娘便向奁内，取出玉钗。红生亦向怀中，取出琼簪。并素云这一股，俱置桌上，命琼英收藏，以作



传家之宝。媚娘道：“妾自那一夜，与君会后，料君必无弃妾之意，妾亦自幸终身有托。詎料鱼沉雁杳，竟尔音信茫然，使妾终日闭门愁泣，染成一病，几乎不起。幸有表兄寻访，得会君家。今日断钗重接，完妾素志，可谓天从人愿，苦尽甘来。但有恩于郎君者，家表兄幼年丧父，母又多病，功名未遂，凤鸾不偶，此妾所以放心不下耳。”红生欣然笑道：“不待卿言，我亦筹之熟矣。他为你牵丝，我亦为他作伐便了。”媚娘见说，不觉笑逐颜开，向生作谢。只有琼英，双眉绿锁，向着红生泫然泣下道：“二位夫人虽罹坎坷，今获坦夷。独妾虽则上邀天子之洪恩，今宵得成伉俪，其如家破人离，难以自问。曾于曩日，在园内遇一书生，彼时力劝家君，毋致毁辱，而家君固执不听，谁知此生乃是项员外之好友，及春闱奏捷之后，与老项两个，苦苦与家君作对，以致籍没家赀，遣戍边远地方，只今举目无亲，示知金鸡下赦，尚有日否？”红生鼓掌大笑道：“小生与卿，已经两次相会，难道还不认得么？要知昔年在园内相遇之人，即是区区也。感卿一饮，并蒙圣恩深重，所以曲就良姻。若论令尊相待之情，言之令人发指。今既蒙夫人见谕，则令尊之事，且再缓缓计议，夫人请自保重。”琼英听说，把红生仔细一认，不觉吃惊道：“原来闯园的就是郎君。后在虎丘相遇的，亦是郎君。今又毕竟与君成了姻媾，不信天下有如此异事。”说罢，大家惊异者久之。

当夜，就在素云房中安宿。次及媚娘，再次琼英。自不必细说。过了几日，红生去拜望沈西苓，并到方，何二家见礼。先至沈家，西苓慌忙接入，置酒相款。红生道：“今日小弟此来，非为别事。一为拜谒尊堂，二为令妹作伐。舍亲何猗兰，年方弱冠，尚未联姻，竟欲相求令妹庚帖送去，未审兄意允否？”沈西苓道：“贤弟既以为可，则竟自执柯可矣，又何必

问弟之可不可乎。”遂即进内，请了母命，写了一庚帖，付与红生。红生接过，因请太夫人拜见。西苓遂着侍婢请出沈母，向着红生，再三致谢救子之恩。

当下红生辞别西苓，即至方家。方老安人与方兰，十分恭敬，备陈前日负盟之愆。红生笑而不答。遂到方公墓上祭拜，以谢当日知遇厚情。

旋到何家，拜见已毕，即取沈家庚帖，递与何馥道：“此是敝友沈西苓之妹，年方二八，才貌双全。只今西苓现为工部员外，与弟乃是莫逆至交，为此特来与老舅作伐。”何馥道：“感蒙老姊丈盛情，自当拜领。”便即择日纳采，即于是秋完姻。当花烛之夕，红生与媚娘同去贺喜。只见二位新人，长短适均，容色相敌，翩翩然一对佳夫妇也。乃作词以贺之曰：

天上玉梅清瘦，院外笙歌迭奏。青鸟度蓝桥，却喜仙郎成就。知否？知否？就里春光暗透。”

——右调《如梦令》

次日红生归去，闻知曹士彬在项工部家设帐，便同沈西苓，何猗兰前去拜望。曹士彬见二生俱跻贵显，大笑道：“二三子俱已作云中人，只愧我这领破青衫，不知几时脱下。”其年苏州提学考取童生，红生即为何馥写书作荐，何馥便获入泮。既而又闻，报到沈西苓升了户部侍郎。红生即持刺往贺。坐席未定，又见京报入报着，红生亦升了兵部左堂。遂即并辔至京。次年何馥科举入场，正值项工部主考，出京之时，曾受红、沈所托，遂领了南直乡荐。曹士彬与项工部有宾主之情，亦得与榜。

红生在京，忽一日报到，扬州都督庄伟人，将本职印章，

及谢表一缄，挂在无双亭上，竟向终南山修道去了。红生对沈西苓道：“庄伟人进退希奇，其视富贵功名，浑如空花野草，真是大丈夫作为，使我一闻此信，顿觉宦情灰冷。窃念小弟与兄，既已功成名遂，亦当知止，步其后尘可也。”沈西苓道：“仁兄所言，与弟意吻合。若不急流勇退，窃恐宦海无边，终遭复溺耳。”两人即日上疏，致仕而归，一同到家。

红生孝事父母，亲奉甘旨。三位夫人，琴瑟调和。那凌霄因有数幸之情，令充下陈。自此，吟风弄月，行乐追欢，俱不消细说。

光阴如箭，倏忽间过了三载。忽一日，有一道士闯进大门，管门的拦阻不住，竟被他走入中堂。管门的连忙传禀进去，红生带了仆从，出来一看，只见那道士：赤面碧眼，草履箬冠，背上横着一把剑儿，破袖中露出两臂毛长寸许，举动古怪，竟不像个咬菜根的。红生问道：“老师父从何到此？”那道士道：“我当初原是个杀人的祖宗，今做了怕死的菩萨。老擅越就不认得了么？”红生听说，到也惊疑起来。便留坐问道：“敢问师父，可是化斋么？”那道士大声道：“我不为化斋而来。”便于背上解下宝剑，说道：“这件莽东西，久已用不着了。谨此奉璧。”红生接过手中，仔细一看，才晓得就是庄伟人。慌忙与他相见。施礼，看坐道：“庄兄，只闻你弃官入道，谁想尊容改变，令小弟一些也认不出了。”即命厨下置酒款待。庄伟人道：“贫道只为还剑而来，山中白云，限期相候，不及奉扰了。”红生因叩请长生之术，庄伟人道：“内丹外丹，都是不容易的功夫。你要益寿延年，只把广成大仙十二字的题目做起。”红生道：“怎的叫做十二字题目？”庄伟人道：“必净必清，无劳尔形，无摇尔精。这便是十二字的长生妙诀。”红生又挽住问他居住何山，庄伟人挥手道：“三年前还有止息

之地，近来无有安顿处了。”言讫，飞步而去。

红生自此清心寡欲，同着三位夫人，共修积气累精之术。后数年，沈西苓过访，见红生容颜转少，因问道：“仁兄别后，反觉少年了。”红生便道及庄伟人送还宝剑，并传十二字的仙诀。沈西苓请出三位夫人，看了一眼，不禁大笑道：“足下爱花，今更能养花，而因以自养。直是宝惜造化的手段。”因绘其斋额曰：“宝玄斋。”后红生徙居村僻，匿隐姓名，只自称宝玄居士。

看官们，只这一套故事，业已讲毕。在下的还有几句后文。人都道红生只一把宝剑，做出许大规模。分明是英雄亏着宝剑。若论宝剑，落在庄伟人手里，做出许大局面，许大功名，却还是宝剑靠着英雄。这怎么说，总之是红生送得不差，所以有了这本故事。说来到底是古人两句道得好：

红粉赠与佳人，宝剑传与烈士。